

說  
林

商務印書館發行

本書將家庭社會應有之事實。就現今時局。撰成尺牘六百餘通。分十八類。都八百餘頁。其特色有六。(一)以人為綱。以事為目。(二)詞意淺顯明切。解釋甚易。(三)適合社會心理。灌輸國

新 出 通 俗 新 尺 牘 八 角

民常識。(四)每函均敘事實。不作套詞泛語。(五)每有一題散見各類。詞句不同。最便應用。(六)於學商業及一般社會通用者。各加符號。以便檢查。後附各種需要之件。尤便翻閱。

本編依據民國法令彙輯成式。凡呈分十類。咨九類。公函九類。令十二類。布告五類。批四類。每類加以說明。所有文牘構成之大要。詞句異同之要點。標舉明晰。淺顯易知。此外如國際交涉。

新 出 中 華 民 國 公 文 書 程 式 舉 例 一 元

商民習用各項文書。以及公司註冊等項文牘。附錄於後。凡政

- |         |       |                |
|---------|-------|----------------|
| 歷代名人書札  | 正編 四冊 | 六角             |
| 歷代名人小簡  | 續編 二冊 | 二角半            |
| 范文正公書牘  | 二冊    | 二角             |
| 司馬溫公書牘  | 二冊    | 三角             |
| 黃山谷書牘   | 二冊    | 三角五分           |
| 陸渭南書牘   | 二冊    | 三角             |
| 陳龍川書牘   | 二冊    | 四角             |
| 呂東萊書牘   | 二冊    | 三角五分           |
| 文信國書牘   | 三冊    | 四角             |
| 歸震川書牘   | 二冊    | 四角             |
| 錢牧齋尺牘   | 二冊    | 連史紙七角<br>有光紙五角 |
| 曾文正公家書  | 八冊    | 三角二分           |
| 新撰普通尺牘  | 二冊    | 附詳解一冊<br>每部五角  |
| 新撰商業尺牘  | 二冊    | 三角             |
| 新撰學生尺牘  | 二冊    | 五分             |
| 新撰女子尺牘  | 二冊    | 五分             |
| 商業文件舉隅  | 一冊    | 五分             |
| 會註高言必齋四 | 四冊    | 六分             |

林紆王慶驥譯

# 名離

家

小

說

# 恨天

五三分角

著者為盧騷之友森氏

此書不為男女愛情言也。實將發宜其胸中無數之哲理。特借人間至悲至痛之事。曲為闡明。讀之令人增無窮之閱歷。

商務印書館

冷紅生著

# 金

會

小

說

# 陵秋

定價四角

閩林琴南先生以小說得名。即自稱冷紅生者也。先生著作等身。惟小說以譯述為多。此書乃其自撰。以燃犀之筆描寫近時社會。述兩軍戰爭。則慷慨激昂。敘才士美人。則風情旖旎。允為情文兼茂之作。

商務印書館

中華民國三年六月初版

## 說

## 林 第十集

(每册定價大洋貳角)

編纂者

發行者

印刷所

總發行所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北京保定奉天龍江吉林天津濟南  
開封太原西安成都重慶安慶長沙  
商務印書館分館

桂林漢口南昌蕪湖杭州福州廣州  
潮州雲南香港貴陽南京蘭谿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壬五〇五號

四七二一

衛 生 家 庭 必 備  
新 書 治 療

洋 裝 布 面 金 字 定 價 大 洋 一 元

社會文化日進。衛生尤爲重要。況近來  
傳染病發生愈多。凡家庭防病治病之  
方法。宜人人略知大意。庶不至倉卒誤  
事。本館特編是書。搜集東西名著。門分  
類別。區爲衛生治療二篇。以備家庭普  
通衛生及應急時檢查之用。凡欲享家  
屬康健之幸福者。不可不各置一編也。

說林第十一集目錄

加波拿里黨

虛無黨復仇記

却灰記

劍綺緣

徐石禪

心一

質疑

宣樊

# 說林第十一集

加波拿里黨 (Cobonari)

石禪徐遠譯述

舊作感懷斷句曰。男兒自合馳驅死莽莽沙場。好墓田。咄！咄！健兒……健兒……不能死。不能救國危死！死！死！死！死！向沙場。是吾健兒最樂之事。最榮幸之事。樂而榮。幸。烏惜一死。

更爲健兒進一語曰。不爲國仇誓勿死。吾請述加波拿里黨之愛國英雄。

噫。天風和暢。細草如茵。意大利獨立之旗。得以與道傍禮拜堂頂之金十字架。互相輝映於殘照之中者。以意大利有健兒。故以意大利有愍不畏死之健兒。故健兒爲誰。卽加波拿里黨。

一千八百二十年某日。維也納都道旁。有一極巍峨壯麗之宅。屹立於夜色迷漫中。重門雙掩。悄無人跡。噫。此何地。此加波拿里黨祕密聚議之所也。

是日到者百餘人。首領瑪志尼向衆宣言曰：吾加波拿里黨奧大利所視爲私黨。伊大利同胞所視爲公黨者。當尼布士王弗得南第一。於一千八百十五年卽位之時。曾向人民宣誓。遵守一千八百十二年之憲法。詎意口血未乾。爲梅特涅所反對。深恐吾人民權伸張於己不利。竟使吾人受制於專制魔王之下。吾黨之宗旨。當以推翻專制爲先著。但能起革命軍。獨立軍。國民軍。吾黨崇拜之。推戴之。諸君！諸君！須知奧大利爲吾輩之公敵。梅特涅爲吾人之公仇。凡吾黨人。當不與之兩立……誓不與之兩立……

言未已。一堂譁然。殺！殺！殺梅特涅！殺梅特涅之聲。喧嚷不已。瑪志尼急搖手曰：諸君毋躁。此間耳目稠密。設爲警察所聞。奈何。適足以償吾儕事也。此何事。遽暴躁。乃爾速鎮靜！速鎮靜！衆聞此言。乃各屏聲就坐。忽一僕人手持白色紙一束。呈息入堂。急切言曰：報……報……報……西班牙革命軍起。國王迫於勢。已將自由憲法頒行矣。衆聞此言。爭相索閱。一堂復譁。瑪志尼厲聲曰：坐……

坐……諸君坐。西班牙之倡革命軍。乃吾儕所朝夕寢饋之舉。第風雲湧。洞天發。殺機時哉。不可失速籌。進行方法。徒躁亦奚以爲。衆曰。諾。

倏一少年躍身立演臺上。向衆宣言曰。進行方法當先攪動波蘭。次往行刺梅特。涅如常山之蛇。使其首尾不暇應。吾儕便可從容在尼布士帕特門。倫巴的撒的。尼亞各地方。部署一切相機而動。不向奧人掌握中。攪回權利。發布憲法。還我自由。天職者毋寧死。噫。少年爲誰。少年乃飽歷風霜。富有膽識之加里波。

加里波續言曰。攪動波蘭。行刺梅特。涅。當分途并舉。事不宜遲。余任行刺梅特。涅。爲吾意大利第一次流血人物。誰任波蘭之行者。瑪志尼應聲曰。我……我……衆咸應曰。願隨瑪將軍去。加里波大喜。遂散會。

萬花如簇。鶯梭似織。奧大利都之珂克斯街。異常繁盛。如龍馬如水。車往來不絕。忽一極華麗之馬車。前後護衛百餘人。由北急馳而來。顧盼間。轟然一聲。黑煙迷濛。最後之護衛二十餘人。應聲倒地。於是人聲鼎沸。刺客一刺客。喧呼不已。最



前。之。護。衛。十。餘。人。擁。馬。車。狼。狽。向。東。而。去。咄！此。何。人。得。邀。天。幸。於。九。死。一。生。中。安。然。脫。險。而。去。咄！此。何。人。蓋。奧。大。利。之。大。宰。相。公。爵。梅。特。涅。是。

梅。特。涅。出。險。返。邸。乃。命。閉。城。大。索。刺。客。十。日。不。得。是。役。也。死。者。十。餘。人。傷。者。十。餘。人。房。屋。毀。者。數。十。幢。梅。特。涅。一。一。撫。卹。如。儀。

濃。雲。似。墨。戰。血。淋。漓。瑪。志。尼。率。百。十。名。健。兒。在。波。蘭。舉。事。矣。殺。聲。震。天。地。彈。丸。擬。風。兩。瑪。志。尼。及。百。十。名。健。兒。竟。爲。奧。兵。所。困。四。面。環。攻。甚。急。是。時。僅。瑪。志。尼。一。人。殿。後。指。揮。厲。聲。呼。曰。事。急。矣。進。亦。死。退。亦。死。寧。進。而。死。毋。退。健。兒！健。兒！！惟。有。死。！！惟。有。死。戰。伊。軍。聞。言。益。感。奮。力。進。不。却。

濃。煙。迷。處。火。光。閃。灼。伊。軍。倒。者。幾。半。餘。軍。力。不。支。危。機。僅。一。髮。間。忽。隆。然。一。聲。一。彈。由。斜。刺。直。向。敵。人。而。去。中。敵。指。揮。官。仆。地。兩。軍。大。驚。瑪。志。尼。歡。呼。曰。伊。大。利。獨。立。旂。……獨。立。旂。……誰！誰！率。者。爲。誰。！！一。健。兒。呼。曰。加。……加。里。波。將。軍。

……加。里。波。將。軍。率。健。兒。至。矣。

哇。加。里。波。胡。由。而。來。又。胡。由。率。數。十。健。兒。而。來。咄！奇。事。咄！！怪。事。

蓋。加。里。波。自。出。維。也。納。都。備。極。經。營。日。伺。隙。於。梅。特。涅。之。門。竟。於。某。日。一。擲。未。中。幾。遭。擄。去。跟。踰。走。普。魯。士。蟄。伏。月。餘。聞。波。蘭。戰。事。起。矣。乃。復。合。集。同。志。得。六。十。人。風。馳。電。掣。直。向。波。蘭。出。發。甫。抵。波。蘭。正。與。伊。兩。軍。血。肉。相。搏。之。時。乃。率。健。兒。破。圍。而。入。大。呼。曰。加。里。波。至。矣。吾。黨。健。兒。努。力。與。軍。不。及。備。經。此。蹂。躪。亦。若。有。千。軍。萬。馬。奔。馳。而。來。者。乃。大。崩。潰。向。北。奔。去。嗚。呼。如。獅。如。虎。神。聖。不。可。侵。犯。之。與。兵。竟。一。旦。披。靡。若。此。而。決。死。之。加。波。拿。里。黨。健。兒。均。得。破。圍。而。出。伊。誰。之。力。曰。伊。軍。能。死。戰。故。加。波。拿。里。黨。之。健。兒。能。決。死。戰。故。是。役。也。最。後。之。二。十。分。鐘。伊。軍。僅。就。一。荒。寺。為。病。院。青。燐。相。映。鐵。甲。模。糊。瑪。志。尼。淒。然。謂。加。里。波。曰。余。幾。死。……全。軍。幾。覆。……余。不。能。不。敬。將。軍。為。解。波。蘭。圍。之。天。使。也。將。軍。……將。軍。……吾。服。爾。英。雄。

……吾服爾英雄

加。里。波。曰。九。死。一。生。吾。儕。謹。誌。之。梅。特。涅。未。死。後。患。方。殷。仍。前。進。毋。懈。瑪。志。尼。點。

首曰諾

虛無黨復仇記

英國葛威廉著

心一譯

三年前。倫敦有俄商欲爲其子延師授英文。特刻廣告於報紙中。時余適落拓無事。遂踵門而自薦焉。主人與余接談。頗器重余。卽留余作師。其子名寶魯。年十八九已來。風采韶秀。意致溫婉如處子。兩眸尤媚絕。似女郎之秋波。主人姓佛歇甫。据渠自述。係俄羅斯巨商。在聖彼得堡設巨肆。而里格挨特沙兩處有支店。與英國貿易最廣。其來英也。亦爲商業上之經營。摒擋訖。便將返俄。其子少不更事。今欲令習英文。俾得助渠營業。主人方與余傾談。室門忽啓。有一幼女疾馳而入。幼女年約九齡。眉目如畫。趨就主人。以所攜蠟偶置主人膝頭。斗返顧。見有生客。瞠目而視。以一指納口中。嚙之。主人謂之曰。此葛威廉先生寶魯之師也。言訖。顧余曰。我女荷兒齒稚。是以羞見生客。無何。余卽告別。其後遂日詣其家授英文。寶魯

敏慧善讀。余深喜之。余旋知主人已鰥。極鍾愛其子女。主人之家。在聖彼得堡。今則稅屋而居。屋在華朋街。頗華好。然有一事絕奇。則其扉上漆色。紅白間雜。是蓋倫敦所罕有者也。閱一星期。余詣其家。忽見其扉已改漆深藍色之漆。不復如前之紅白耀目。及余授課。余便以此詢寶魯。寶魯謂初賃屋時。扉已作紅白之色。今惡其俗不可耐。是以易之。未幾。賓主益相得。主人情意殷渥。恆留余在其家晚餐。寶魯及荷兒漸待余如一家人。余每與主人飯罷閒話。覺其人曾受高等教育。健談而善辯。今雖富有巨資。然亦曾歷盡艱辛。是以額際多皺紋。且度其年齒。殊不甚高。而髭髮均已鬢鬢然白。談話間。每道及亡妻。卽爲浩歎。時又以一手掩目。抑若有悲慟事。不復欲憶及者。恆來主人家者。余之外。僅一中年男子。其人亦俄產。儀采軒豁。偉壯如軍界中人。姓查訥甫。名尼古拉司。寶魯與交好尤密。主人亦輒留渠晚餐。敬禮甚至。故余意尼古拉司所處地位。必較主人爲高。尼古拉司之爲人。慷爽異常。不與人較長短。能操英德俄三國之語。其寓在聖極姆斯街。嘗邀余

往。一夕余與主人餐罷閒談。忽道及尼古拉司。主人曰。其人爲富豪。其富甲於全球。君信之乎。余愕然曰。有是哉。主人曰。其貲可數千萬鎊。余曰。渠亦貴族中人乎。主人睨余。狀似懷疑。已而詢余曰。君何以知之。余曰。余察其舉止行動。大似貴族中人。主人曰。君謂然耶。葛威廉君請語余。君前曾值其人乎。請實告余。余對曰。余前殊未遇是人。主人聞余語。立變其色。余見其變色之狀。殊不之喜。踰頃。余卽返寓。其後十餘日。余每晨以十時至其家授課。濱暮五時卽歸。主人久不留余晚餐。余自思得毋已拂主人意耶。余自是益留意於主人之容色。覺其人似頗狡黠。余每不注目。渠卽凝視余身。很戾之色。恆流露於不覺。其面作三角形。額際廣而頷則尖削。當其很然睨余之時。余覺其狀至可怖也。其子寶魯勤於讀。課餘之暇。輒以英國禮俗詢余。余一一語之。渠每嘖嘖稱奇。言與俄俗大異。一日。余詣其家。見其扉已改漆綠色。余深訝異之。然余亦不以此詢寶魯。又逾數日。忽又改漆黑色。是夕。主人又邀余晚餐。座客舍余外。爲尼古拉司及尼古拉司攜來一猶太人。其

人面目瘦損。所衣禮服。殊不適於其體。一望卽知爲抑塞之徒。且頻頻失禮。時睡於地衣之上。渠適坐於余左。余深厭惡之。食時。主人屢屢視壁上時鐘。夜漸深。其惶急亦漸減。至十時許。卽已復其常態。踰頃。尼古拉司及猶太人先行。余猶在吸煙室中吸雪茄。時寶魯及荷兒亦均在室中。余忽聞室外人聲囂然。繼卽有三人推戶而入。各出手槍向余等。三人貌均獐惡。絕不似上流社會中人。主人驚顏如土。愕然失聲。遽自囊中出手槍。寶魯坐椅中。瞠目而視。荷兒趨匿余身後。老人厲聲曰。若輩擅入人家。意欲何爲。爲首一人曰。義文史敦般。吾儕蹤跡得汝矣。汝欲遁出我網羅之外。然而終不得脫。當汝妻被執之時。有緊要文件未爲吾儕所得。今請卽以與余。老人曰。聖彼得堡之警察。在倫敦殊無權也。爲首者曰。誰言無權者。余專爲搜索彼文件而來。老人聞語。又變其色。很戾之色。遽現於其面。忿然曰。彼得那歇亭。汝誠我仇人哉。凡余所歷困苦。均汝一人所致。吾妻之被執及其流往西比利亞。余之失敗及財產之入官。莫非汝所播弄。余在吾無上帝無人道之

祖國已歷盡艱辛而汝猶以爲未足。今復追躡至是。欲搜索彼文件。汝欲搜索則搜索可耳。余不汝抗也。但今日汝縱有權。汝須誌之。義文史敦般。今所居地。爲自由之英國。非專制之俄國所可比。余今發誓復仇。余將守誓弗忘。務實踐之。而後已。今日之事。汝爲政。明日之事。則我爲政也。那歇亭。汝徑自搜索可也。但余默禱上帝。速與汝以應得之罰。汝殘害數百萬同胞之惡人。那歇亭聞言。向老人作乾笑。默然不答。余竊念俄羅斯之警吏。在倫敦搜索人家。寧非咄咄怪事。然老人頃宴客時。頗有惶急之態。且頻視壁上時鐘。然則渠必已預知那歇亭之將至。故特招尼古拉司及余晚餐。冀余儕助渠抵抗。今渠知抵抗實無用。遂任那歇亭搜索。那歇亭又自室外招二人至。五人卽從事於搜索。老人後語余。那歇亭爲俄羅斯警務總長。其勢力絕巨。是時那歇亭等搜索良久。無所得。末乃得一文件匣。老人曰。汝需文件匣之鑰乎。言次。以鑰授那歇亭。那歇亭啓匣。其中均函牘。并有一婦人小影。年逾不惑。而風韻猶存。那歇亭以授老人。且曰。是非一絕妙之紀念品耶。

老人取置案頭。殊不審視。那歇亭曰。汝抑知渠已自西比利亞返乎。老人急曰。返耶。渠今在俄羅斯耶。那歇亭笑曰。羣醫謂西比利亞之氣候殊不適於其體。是以招渠返俄。老人曰。渠今在何所。老人復語余曰。其妻被捕已五載。被捕後。音耗便絕。但知渠被流於西比利亞耳。那歇亭曰。汝欲知其所在乎。渠今在蘇色般獄中。老人失色。氣咽如昏。旋曰。在蘇色般獄中耶。汝誠魔鬼哉。余將句未終。取手槍向那歇亭。將擊之。余急起奪其槍。後余知蘇色般獄。爲俄羅斯最黑暗之囹圄。獄在拉度加湖中。投入此獄者。皆監禁終身之囚徒。一入其中。亦永無出獄之望。那歇亭神色自若。笑謂老人曰。義文史敦般。勿爾勿爾。汝毋妄費槍彈。汝後將需是。汝其留以自用。當那歇亭等搜索之際。寶魯默然不作一語。惟瞪目而視。荷兒初雖匿余身後。旋即奔取蠟偶。堅抱弗釋。至是。謂一人曰。汝不將攜我蠟偶去乎。其人向荷兒。靦然而笑。且曰。否否。余儕爲文件而來。非爲蠟偶來也。斯五人者。似皆善於搜索。曾無幾時。已徧搜室中事物。卽如地衣。亦揭起審視。老人卸其上衣。授那



歇亭曰。此亦任汝搜索。那歇亭卽徧搜衣囊。既畢。仍以授老人。那歇亭等旋入他室。如餐室。如應接室。如臥室。無所不搜。然而終不能達其目的。搜索之際。余儕均隨其後。荷兒亦挾其蠟偶。與余儕俱。無何。那歇亭等將行。老人怒曰。詰朝余報警署。不識君將何以自解。那歇亭嗤然笑曰。汝以爲此乃余第一遭。在倫敦搜索人家乎。老人曰。窺汝意向。大欲捕余以去。亦投諸蘇色般獄中。惜汝弗敢耳。那歇亭微笑曰。終有一日。汝須入此獄也。老人盛氣曰。余苟須入此獄。汝必先已死却。那歇亭大笑曰。此均異日事。吾儕何須爭辯哉。言次。啓扉。五人相率俱去。老人神色猶未定。身搖戰如葉。引余入餐室。傾杯酒自飲。復傾一杯與余。余亦盡之。吾儕仍返入吸煙室。寶魯及荷兒尙在。荷兒仍堅持蠟偶弗釋。老人既入。卽扃戶。顧余曰。葛威廉君。此等事。君必深以爲異。惟余在俄國。則已習見。不以爲怪。余曰。此輩似有所覓。其物果重要乎。老人不答。但招荷兒。吻之。謂之曰。余儕之所以得免。皆我兒之功也。而我兒所拯救者。亦不獨吾一家之人。荷兒曰。兒惟知遵阿父之命耳。

言次。以蠟偶授老人。老人解蠟偶衣。繼出小刃剖偶腹。自其中出一紙團。展之則數頁黃色之紙。老人卽納囊中。俄頃顧余曰。葛威廉君。今夕之事。君已目覩。我家祕密。君亦盡知。余今有所干求。不識能俯允否。蓋君旣非俄人。自不至爲人疑及。余欲以此祕密文件乞君珍藏。君願爲之。則爲之。不願則亦無傷。余意殊不欲受此重任。然亦不得不允。乃曰。敢不惟命。老人大喜。趨前與余握手。謝余曰。蒙君允諾。感銘肺腑。倫敦市中。余所敢託以此者。實不過先生一人而已。余今將封固而加以火漆之印。日後無事時。余將向君索還也。老人言訖。便於地上拾一信封。更自囊中出其祕密文件。納其中。封固後。燃火柴鎔火漆少許於其上。卽以所御金指環鈴一印。然後持以授余。正色凝視余面而言曰。君其誌之。此中數頁紙。與無數人之生命幸福有關係。君要永以藏諸身畔。間諜至多。毋爲所獲也。萬一宣洩。則余全家休矣。然君亦不能免。余受封。藏諸囊中。繼卽告別欲行。老人謂此時已兩句鐘。不如留其家宿一宵。斯時覓歸途。或將爲俄國警察之爪牙所得。余自知

所負責任頗重。遂亦弗辭。翌日。余既返寓。自裂衣上線。置秘密文件於夾層中而縫之。其後余每與老人語。屢以俄國警吏事詢之。老人輒不答。然老人惶急之色。恆流露於不覺。卽其子寶魯。亦更易其常度。讀書之勤。遠遜於往昔。閱十餘日。余詣其家。見其扉又易其色。余默思其家前扉。時變其色。誠不解其所以。但老人曩必有極秘密之歷史。則殊顯然易見。卽其家奴厮。亦均神祕不可測。每聚談時。輒用隱語。余不能解一字。一日。余授徒既畢。卽往見華德訪一友人。九時許始返寓。我居停主人以一函授余。啓視則短柬之外。別有一函。柬爲老人所寄。囑余攜函詣格樂園一百零六號。訪一希樂夫人。余進食後。卽往格樂園。一百零六號爲一巨第。宏麗無比。顯然爲貴家所居。有僕人引余入應接室。室中事物大都珍品。無何。有一中年婦人入室。妝飾甚炫麗。沉重溫克似貴家婦。入時攜一小紙篋。余卽起迎。婦人曰。余卽希樂夫人。葛威廉先生。余屢聞佛歇甫君稱道先生不置也。余聞語大喜。夫人續曰。余待先生已久。彼物卽在紙篋中。夫人繼又微語曰。但君須

誌之。此爲祕密事。萬一宣洩。於余殊不利。君允爲余祕之乎。余聞語。頗不解其所謂。然佯作深知其事之狀。謂夫人曰。敢不惟命。夫人以紙篋授余曰。此中爲重價之寶。君其慎之。君可卽僱車詣佛歇甫家。并乞爲余寄語。請渠明夕六時來吾家。余受篋。篋頗沉重。余默念身畔已有極重要之祕密文件。今復有人以重價之寶託余。但此二者。內容余皆不知。寧非怪事。余旋向夫人告別。賃車赴佛歇甫寓所。佛歇甫父子均在應接室待余。老人旣得篋。一再向余道謝。余初意老人將啟篋。庶余得一窺篋中之物。蓋余好奇之心大熾。急欲知篋中重價之寶果何物也。但老人殊不啓篋。隨手置案頭。傾酒於杯。授余飲之。余不卽飲。燃紙煙徐吸之。老人與余閒話。殊不及頃。問事。俄而寶魯向余道晚安。率荷兒遽去。余亦欲行。斗思酒猶未飲。取杯呷一口。才入喉。立覺臟腑騰沸。余大駭。呼曰。酒中有毒。酒中有毒。余力掙欲起。然已徧體麻木。自覺兩眼之前似有濃霧迷漫。但隱約猶見老人三角形之面。及其很戾之容色。至是余始恍然知毒余者卽老人也。余張吻欲呼。然我

舌已不受控制。竟不能出聲。老人見余狀。嚙笑不已。旋又不知作何詞。余但見其唇吻闢闔耳。逾刻余暈。知覺盡失。及蘇。余不自知失知覺。已幾許時。日亦不知失知覺。時人曾若何遇余。但思余飲酒時。距傾酒之時。已有三十分鐘。毒必已沈杯底。且余僅呷一口。受毒未深。是以得慶更生也。余甦時所處境地。亦至奇特。啓眸知爲白日。自覺身臥石上。既堅且冷。四顧室僅四壁。殊無一物。一端有小窗。窗外爲短垣。不能見一物。余自舉我體。覺徧身麻木。良久始能起坐。俯視則坐石榻上。室中僅兩石榻。椅几皆無。余始恍然知今方在驗屍室中。蓋人必意余已死。遂攜余至是。以待官吏之來。余自視吾衣。徧體泥滓。今雖已乾。然均縐縮。似曾入水中。更撫吾髮。亦爲乾泥所膠黏。余旋即踰窗遁出。至街頭左右顧。距泰姆士河殊不遠。余思遇害後。必爲人投入河中。余摸索囊中。幸猶有數先令。遂僱車詣蘇格蘭場警察署。爲二三警吏緬述所遭。然而聞余言者。皆向余微笑。默然不作一語。無何。警吏去。囑余少待。踰十分鐘。突有一人入室。余不覺大愕失聲。其人維何。則寶

魯之良友尼古拉司查訥甫也。尼古拉司見余驚愕之狀，狂笑不能自禁。進謂余曰：「葛威廉君，抑知我真姓字乎？余名亨利高列孜。此間一偵探長也。余益愕然曰：君爲偵探長耶？高列孜曰：然。余今得值君於此，深爲君幸。余初意君已遇害矣。余曰：幸而免耳。余繼卽緬述所遭。高列孜曰：余賀君未遭毒手。此輩蓋全歐一最可怖之盜黨也。余曰：有是哉。佛歇甫豈盜耶？高列孜曰：余爲君述其詳。老人之真姓字，非佛歇甫而爲義文史敦般。蓋一盜黨之魁。其黨人專以搶劫銀行掠奪珍寶爲事。老人爲俄籍猶太人，以倫敦爲總機關。每指揮其黨人從事於劫掠。或設局以騙取珍寶。所有計劃悉出於老人之腦。其黨員皆不過供其驅策。老人在倫敦亦曾屢屢施其伎倆。惟余儕以不能得確實證據，終不克逮捕其人。後余奉命偵索。乃喬裝作富翁，漸得與老人交好。屢至其家。然亦無由得端緒。惟見其家前扉頗易其色而已。勞史般雷有一銀行。其夥某頗爲主人信任。一日攜紙幣甚多詣一地而一去不返。杳如黃鶴。衆皆疑渠被害。警署中人則皆疑爲史敦般所殺。然

而不得證據。無以治其罪。余思銀行之夥果爲老人所殺。則其屍迄今必尙在其屋中。頗思得一機會以搜索之。會俄國警吏亦欲得其人而甘心。雖藉口於其婦之祕密文件。實則欲搜索一作奸犯科之確據。俾得懲治其人耳。余儕固亦欲置渠於法。遂許俄國警吏從事於搜索。然而搜索一過。絕無所得。其後老人不嘗以祕密文件與君乎。余曰。誠有之。高列孜曰。其以示余。余裂衣出祕密文件授之。高列孜啓封。則中僅數葉廢紙而已。余大愕。高列孜微笑曰。狡黠哉老人。渠以廢紙作祕密文件託君。俾君自以爲已得其信任。遂亦信任老人。老人初欲倚重先生以成就其局詐之計劃。君猶憶格樂園一百零六號之希樂夫人乎。余頷之。高列孜續曰。黨中有一人。僞作珠寶商。自稱係佛歇甫。給夫人售其家藏之鑽石串。先是勞史般雷銀行之夥所攜紙幣。銀行之執事固知其號數。故雖爲老人所奪得。終不能耗用。及老人向夫人訂購鑽石串既成約。老人先遣人以紙幣付夫人。及若奉命詣夫人家。夫人遂卽以一小紙篋與君。老人既得篋。擬卽乘早車離敦倫。

然欲殺君以滅口。遂以毒藥置酒中。及君中毒。便有人舁君至河畔。投水中。然君卒獲救。而老人伏誅矣。余愕然曰。有是哉。高列孜曰。希樂夫人。俄羅斯虛無黨之女黨員也。史敦般亦嘗入黨。曾詣官自首。殘害黨員無數。虛無黨後偵知其蹤跡。遂宣告其死刑。而令希樂夫人執行之。希樂夫人。今已爲其不幸之黨人復仇矣。夫人與君之篋。其中非鑽石串。而爲一炸藥機關。老人啟篋之時。藥遽炸裂。屋毀而老人死。余笑曰。誠快事哉。高列孜曰。今晨吾儕在瓦礫堆中。覓得勞史般雷銀行夥之屍。乃知殺其人者。果史敦般也。余意老人必以其姿容甚美之女兒爲餌。誘至其家而殺之。匿屍屋中。今屋毀而屍現也。余曰。老人之女兒。非卽小荷兒耶。高列孜曰。誘銀行夥者。爲其長女。卽寶魯也。余曰。寶魯非男子耶。渠今在何所。高列孜曰。老人啓篋時。渠亦在室中。以是受創甚劇。延至今晨而死。余儕又捉得一僕人。渠謂老人前扉之所以屢易其色者。蓋老人與其黨羽之暗號。老人恐滋疑慮。故以此與其黨人通消息。而不令黨人至其家。余曰。希樂夫人。今何往。高列孜



曰。余昨往格樂園。夫人已遁矣。

劫灰記

質 疑

余家不幸。先人敝廬。火凡屋三楹。小樓一角。計僅僅四五十。分時間。化爲灰燼。顧莫知火之所由起。屋本舊產。余析宅。遂爲余弟所居。詢之。潛然涕。嗟焉。不能置對。他若家人婦子。估夥僕。賃歷詢。皆然有對者。則曰。怪甚。火凡五發矣。(一)度閣板上積薪無故自燃。(二)樓下忽作爆裂聲。三度閣板上。又火構櫺。侏儒俱焦。爨藁闕。燔垢雖救。且較前二次爲甚。(四)爨下煙燄突起。然固二日不舉炊矣。(五)卽此次盡付一炬也。中夜人靜。距炊時已六小時半。主婦睡醒。始聞廚下虎虎有聲。揭帳視。則煙害其目。知爲火也。疾呼而起。主人挈其幼子。與主婦。揉升屋梁。梯而下。始慶更生。方破窗遁出時。樓之甲板已熱如爐。上鐵足趾不可着。煙氣塞口。鼻悶欲絕。竟得脫禍。亦大幸事。所語止是。而余意未足。更訪之鄰右故人。及近市之熟識者。僉曰。噫。天災也。又曰。祝融爲祟也。又曰。烏鳴。亳社曾有謠。出之兆也。又曰。

胡大仙也。俗呼狐爲大仙。余嗤以鼻。然無以難之。

研究十餘日。不獲要領。凡火所之。焦炭燼物。一一檢視。殊無他異。最後余弟取一門。棖獨未爇也。攜之歸。余舍若扶筇焉。余知弟性惜小物。睨而不語。弟從容曰。此棖爲吾祖手製。乃完好。寧不可寶。余應之曰。然。旣歸。午倦而睡。忽夢一老人與余語。語甚夥。醒而憶其崖略。如身歷火境者。是殆古人所謂鬼神之通。而哲學家且藉以訶祕密罪惡。闕人隱微也。又烏可不記。

老人悄然作慘泣狀。喞喞而道曰。余名門。棖號劫灰。產於贛省之某山。流徙毗陵。由某木肆薦入汝家。逮事老主人。意指余祖。老主人盛德君子也。性太嚴。而極謹厚。治家以法度。積餘貲。購土木。凡接余輩。必躬視焉。旣而庀材鳩工。規畫營造。則日與余輩相處。因獲稔。老主人之爲人。實輓近所罕覩。每日黎明起。必至工場。整理甌石之拋擲者。收拾竹頭木屑之無用者。旣竟。擁篲除當道。逮匠石至。則儲待正潔。工已逾三四小時矣。值兵燹初定。居民扶老攜幼。稱妮而歸者。趾相接。其

本。有。生。產。者。或。對。禾。黍。故。室。蓬。蒿。沒。戶。咨。嗟。雪。涕。老。主。人。輒。爲。指。示。舊。址。起。訖。瞭。如。目。前。問。滄。桑。者。咸。賴。爲。指。南。針。卽。無。生。產。者。亦。以。故。舊。相。優。待。食。宿。取。求。殊。不。瑕。疵。也。以。故。自。奉。雖。節。齋。而。長。厚。好。義。之。名。滿。人。口。中。主。人。(意指余父)隨。老。主。作。苦。勤。能。堅。忍。有。父。風。時。余。(門棖自謂)既。依。傍。門。戶。得。老。主。撫。循。自。覺。有。光。會。新。居。落。成。中。主。人。授。室。余。輩。咸。沾。喜。氣。及。睹。冢。婦。(意指余母)莊。靜。而。慤。慎。皆。私。相。額。手。曰。此。家。必。興。余。輩。得。所。託。矣。蓋。以。長。者。而。得。賢。婦。其。光。大。門。閭。不。待。著。龜。之。卜。也。於。是。余。輩。益。忠。樸。事。主。主。人。亦。愛。護。倍。至。早。晚。必。手。自。檢。點。出。入。咨。詢。未。嘗。疏。忽。老。主。人。嗜。飲。然。雖。醉。必。詢。余。輩。已。鎖。扃。完。密。否。以。故。三。十。年。間。鮮。有。盜。竊。破。敗。之。事。老。主。人。以。匪。難。喪。偶。及。亂。平。自。言。女。主。(意指余祖母)從。容。投。井。其。死。甚。烈。余。得。苟。全。生。命。復。何。忍。獨。樂。且。有。子。矣。遂。誓。不。復。娶。以。故。居。恆。獨。宿。中。夜。起。坐。如。跌。跏。老。僧。時。時。入。定。所。持。經。咒。聽。之。不。甚。了。了。及。畢。天。將。明。卽。呼。余。輩。起。矣。余。輩。習。見。之。無。間。風。雨。寒。暑。一。日。有。穿。窬。者。至。破。戶。欲。入。余。輩。力。拒。之。勢。將。不。勝。

老主人誦經咒已畢。聞聲出視。謂余輩曰：無庸格鬪。聽之入可也。竊賊聞之。慚沮而去。老主人猶追呼之曰：汝必鄰右之貧者。盍向余告貸。作小本經紀。而滅廉恥。爲此反受若輩格拒。盍少留余將有以贈汝。竊賊卒不敢返顧。老主人猶太息不已。曰：彼年少壯。何事不可爲。余不獲勸戒。玉成之。亦余之過也。余輩耳鼓中此語。若猶未忘。

越十年。忽中夜。主人起。家人俱栗。碌余輩亦不能安寢。少頃一夥出矣。旋偕一嫗入。識爲產婆。余輩私議曰：主婦已產三女矣。未嘗有如今日之忙碌者。意者可得異兆乎。已而果然。聞估夥揚聲曰：小主人生矣。此小主人。卽今日之爾是也。越四年。又得二小主。卽今日在室中。遇災之主人是也。

余旣在爾家。年久故多憶軼事。雖然在老主人時。非爾所親。歷言之殊乏意味。卽爾幼年與余輩直接。多有趣可述之事。如某年元宵。爾以彩燈繫余輩之身上。以爲笑樂。又曾拾一馬鈴。強置余輩肩上。動則有聲。可以止哭。又某年久霖。爾泥姊

氏。翦。紙。作。一。美。婦。名。曰。掃。晴。娘。懸。余。肘。後。余。聞。芳。澤。不。禁。心。醉。遂。有。靈。均。之。遇。思。又。曾。作。一。小。畫。粘。余。胸。前。過。者。必。視。余。而。笑。此。等。事。爾。當。不。復。記。憶。余。亦。不。欲。多。述。因。余。急。欲。述。與。火。災。有。關。係。之。語。閒。文。瑣。語。毋。占。此。時。間。也。余。欠。伸。而。起。若。謂。老。人。曰。速。！。速。！。速。道。關。係。語。

老。人。曰。木。有。本。水。有。源。凡。事。必。有。其。由。來。述。一。事。而。不。由。其。顛。則。聽。者。眩。惑。與。不。述。等。此。事。之。因。必。追。溯。十。三。年。以。前。余。不。得。已。毋。謂。煩。遠。可。乎。余。曰。諾。

老。人。曰。自。今。十。五。年。前。老。主。人。逝。世。十。三。年。前。中。主。人。繼。之。三。年。之。間。堂。構。迭。摧。可。謂。不。幸。矣。然。余。以。爲。可。望。恢。復。者。則。以。爾。讀。書。頗。勤。或。能。紹。家。聲。也。且。心。地。長。厚。志。慮。遠。大。迥。非。浮。薄。少。年。意。必。有。光。大。祖。業。之。一。日。既。而。二。小。主。〔意。指。余。弟〕獨。紹。箕。裘。而。爾。則。筆。耕。以。餬。口。兄。弟。和。樂。余。輩。竊。幸。焉。無。何。爾。積。硯。田。餘。蓄。父。服。闋。矣。欲。謀。娶。妻。遂。移。他。巷。作。青。廬。余。輩。自。此。長。伴。二。小。主。不。復。與。爾。相。處。歲。時。伏。臘。往。來。偶。一。覲。面。而。已。余。輩。每。憶。少。年。事。不。禁。愴。然。

自爾既去舊居。二小主亦授室肆中。進一估夥。初爲徒名。曰純粹。純粹誠篤甚。訥於口。似不能言者。二小主及主婦均愛之。卽老主婦（此指余母）亦謂不惡有媪姑（意指余姑）者。亦樂其愿視之。若子弟純粹。亦謹慎善伺人意。肆事而外。兼犇走家事。家人深然之。二小主信之尤摯。會爾往某校。謂二小主曰。苟得如願者。爾亦可得瞰飯處。舊業利微不足戀也。純粹既得人憐。盍卽畀之。嗚呼。此爾一信口語也。孰知卽爲深心人。下一篡奪之種子乎。自是五年之間。爾飢驅於外。家事殊不過問。而二小主之告爾者。又迷離閃爍不甚明了。毋怪爾之隔靴搔癢也。余輩見家中情形頗異於前。又不敢進言。亦惟有私相嗟歎而已。一日。余聞剝啄聲。主人急拔鍵。出則郵役齎銀信。至凡銀幣二十圓。緘札一知爲爾自滬寄下者也。老主婦偶出問。二小主忽攬銀包入袖。漫答曰。兄一問好。函耳。老主婦意懇懇猶瑣絮問渠好否。孫女好否。冢婦何如。月俸無減否。給爾例銀寄到否。二小主以詞敷衍之。絕不提及收銀事。余輩殊駭然。竊議曰。此家三世長厚。余輩在此未嘗聞主

人作誑語奈何小主誑母因側耳聆主婦何言但聞爾亦太懦且乏術縱告之亦可言代存某處不愁不攬得也二小主答曰否否前月言存某處渠竟追問矣設一旦欲購衣飾或物件者敢不應乎不如不告之爲便主婦笑曰然則渠問爾兄而事洩奈何二小主曰無患余有術以後語益細不可聞然二小主之匿銀事殊確余輩深不然之比晚門閉矣純粹與余輩對坐忽自語曰大先生月月有銀來彼不令太母聞便宜占盡矣余安得分其肥作娶婦資余輩聞之益駭然以後純粹竟不避余輩常常道此語

余輩知純粹生心必非佳兆也而二小主信之益深事必與之商權純粹益掩其狡詐之迹工爲樸誠暇日二小主從容語之曰余果得他席者此肆必畀汝汝其安心助理可也純粹貌爲感激倍勤奮然背人輒道前語欲攬資爲娶婦計二小主不知也無何老主婦下世爾歸臨喪亦歎純粹之勤敏能作事以衣扇等物酬之余輩以爲主人優待已至矣豈知晚時純粹又自語彼給二先生銀幣獨不可

給。我。乎。衣。物。何。足。愛。惟。霧。有。飛。鷹。而。光。曜。目。精。者。余。所。甚。愛。城。南。某。小。妹。前。月。索。余。銀。簪。惜。無。以。應。故。好。事。未。諧。耳。安。得。銀。圓。入。手。遂。余。心。願。喃喃。久。之。余。輩。皆。竊。以。爲。怪。不。意。謹。厚。者。乃。出。此。言。也。

無。何。小。主。婦。有。疾。（意。指。余。弟。媳）呻。吟。牀。蓐。勢。且。日。篤。一。傭。婦。某。氏。者。恆。與。純。粹。眉。語。見。二。小。主。卽。避。匿。余。輩。因。注。意。欲。一。覘。其。異。一。夕。小。主。睡。矣。純。粹。語。傭。婦。曰。爾。欲。如。何。傭。婦。曰。有。錢。則。可。無。錢。不。行。純。粹。恨。恨。曰。余。獨。以。無。錢。行。語。罷。奮。臂。欲。挾。持。傭。婦。急。遁。登。樓。有。聲。純。粹。猶。作。呢。語。相。追。也。余。輩。私。語。曰。此。現。象。豈。可。令。他。人。見。耶。然。不。能。避。余。輩。之。目。也。嘻。不。道。今。日。無。奇。不。有。

又。數。日。主。婦。病。亟。矣。傭。婦。又。與。純。粹。遇。純。粹。怒。之。以。目。曰。爾。竟。迷。主。人。耶。非。妖。狐。耶。余。知。爾。矣。傭。婦。睨。而。佯。嗔。曰。譎。語。誣。人。入。拔。舌。地。獄。矣。爾。不。戒。吾。將。告。爾。師。大。懲。爾。純。粹。遽。搯。其。臂。曰。汝。一。日。得。志。便。敢。爾。邪。今。日。必。不。饒。爾。傭。婦。作。態。央。告。純。粹。猶。不。釋。忽。二。小。主。嗽。聲。漸。近。純。粹。指。力。頓。軟。傭。婦。又。遁。無。何。小。主。婦。告。逝。



酒綠燈紅佳賓滿室。二小主續鸞膠矣。余輩雖欣喜。然常見純粹與傭婦媿媿作語。便太息不祥。既而婚事過。余輩方以爲二小主新婚宴爾。倡隨之樂。且勝於前。不謂大謬不然。向之媿媿與傭婦語者。今則變而爲二小主。未匝月。新主婦已覺之。妬風大起。傭婦知不容。遂遁去。然聞二小主仍置之外舍云。

純粹之對傭婦事頗獻忠。於二小主新主婦面斥焉。純粹含怒不語。忽徘徊躑躅。若有所思。旋闕室中無人。遽入。四顧。余輩知其將有舉動。方注目視。忽揭櫝門。門啓。手探入。持一皮鞞。余輩見二小主常攜此出入。以銀幣者也。彼既得皮鞞。匆出塞入。一小桌下。遽呼閉門。意欲外出也。媿姑果出。閉門。既入。忽桌下又一人出。啓戶而遁。余輩不識其人。然大駭。此人何由得入。須臾媿姑及主婦大呼失銀矣。又有頃。純粹歸。瞠目作懊喪狀。令人不疑。余輩始知純粹乃大奸。夕陽欲墮。門庭半掩。純粹又自語矣。銀易盡耳。肆不畀。余遂食言乎。余必強取之。語罷。呆若木雞者半晌。忽搖首頓足。狀甚自得。余輩亦不知其何爲。明日度閣上。

有煙出。彼持汲缶施救。往返甚勞。二小主稱賞之。又明日傍晚。人靜純粹。忽獨行樓下。袖出一爆竹。燃火擲之。裂帛一聲。衆皆犇視。則彼亦若自外入者。失聲曰：此間無人。烏得有聲。衆遂以爲神怪。余輩始知純粹之狡獪。非止一次矣。然主人不悟。奈何。越二日。火又起。彼又呼救甚勤。余輩未目睹其事。不敢作誑語。既而純粹又自語：此行更不了。吾不復居此矣。時外室旁屋被火者。瓦未及覆。木縱橫如檜巢。純粹往來其下。語一短衣人曰：三日期已屆。不防且復火。短衣人笑不語。面目猙獰。可畏。頃之晚膳矣。純粹蹀躞往來。又如失銀之日。余輩不能知人心事。然觀其面目不善。頗注意。又有頃入廚下良久始歸。就寢。既寢復作。余子名小門。棖本居廚下。告余曰：彼積引火物於爨下。一短衣人時耳語。非佳事。盍速去。毋與之俱。燼余曰：余事主人三世。且五十年。去將安之。不如姑留以覘其異。語未已。果見純粹。粹又出廚下戶闔矣。純粹遂假寐。余心不能安。遂時作聲以警主人。故火起時。主婦得驚醒。與主人俱出。得不死。余雖不敢自居功。然亦稍報主恩萬一也。老人語。

止此。

余既寤竊舉以語弟弟掉首曰兄恆言不迷信乃述妖夢耶余嗒然。

劍綺緣

宣 樊

第一章

諸君。吾固中國人。亦美洲一小工也。少年讀書即喜爲壯遊。嗣以衣食粗足。家族戚鄙。咸尼余行。以爲風塵奔走。皆貧窶者不得已而爲之。以子富有。正宜安享清福。何事遠出。天下惟才力卓絕之人。方不爲境所限。而人亦無從而尼之。如余者。則固志慮薄弱。不能移人。而常爲人所移者也。以故自聞此言。壯遊之心。一時冰

換。

吾家住於廈門一村。其年疫大作。家人死八九。田園無人董治。日就荒蕪。余思與其日處疫窟。以生命殉茲貨財。無寧盡售所有。挾貲遠出。既可避疫。復遂初志。此時戚鄙中。人人自顧不遑。何暇尼我。矧聞我鬻產。彼猶冀有居間之利可圖。於是。

易其前此。尼行之辭。爲勸。駕意。謂避疫。所以保身。爾祀之所以不斬。正賴爾之此行也。及告以變產之謀。則又稱善曰。易固定之資本。爲流動於計。誠便天下。惟反對人之行事。或贊成人之行事。皆出於私心。而其立言愈深切。舉證愈堂皇。余既迫於行計。寧靳小利。因託其爲我鬻產。彼等猶貌爲惋惜。似勉諾吾請者。不二日。則買主紛紛來矣。議未久而事遂集。

計余鬻產所得。約萬金。此皆余所手置。而非得之祖父者也。然余身由祖父而來。則謂此萬金皆祖父之產可也。蓋倫理上之觀察。固與法律不同。矧法律者。所以維社會之安寧。若必時時施之家庭。則恩義立絕矣。余乃分吾金之半。捐入家祠。以爲四時祭掃之用。猶餘五千。則思挾與之偕。以爲後此立身之本。

方余少時。常聞人言。西半球有新大陸。名曰美洲。昔爲英國殖民地。後有華盛頓起。宣告獨立。戰爭七年。卒脫英之羈絆。建合衆國於北美。其地肥美。饒鑛產。民尙自由。政府共和。無專制虐政。余心慕之。故今茲出游。以赴美爲第一目的。意以美

之文明。必重人道。矧我亦大國國民。吾國派駐彼邦之公使領事。在理亦能保護僑民。俾不見陵於彼族。然則新大陸之遊行。吾又胡憚。

計既定。適有太古公司輪船。將於八月初五日。開赴美洲。余即購定頭等艙位。夫余之囊金。只有五千。此諸君之所知也。今乃支付船價。已去吾金十分之一。無乃浪費。顧以西人嗜利。非乘坐頭等艙位者。咸遭白眼。以爲人格低也。輪船到埠。關吏對於二三等船客。亦必多方留難。故吾於茲行。凡衣服行李艙位。及將來所居之旅館。決意不肯示儉。用財之道。貴能變通。當儉而奢。固爲耗財。當豐而嗇。亦名浪費。此中具有至理。度非鼠目寸光。謚爲守財之虜者。所足以語是矣。

海行四十日。途中非無可紀之境。今姑從略。以吾書非游記體裁也。船既抵埠。頭等艙客。但驗護照。即准登岸。行李運入旅館。余即發電至可倫。招余友周生至。可倫距此纔百里。周生者。余之鄉人。居美二代矣。以鑛業起家。積貲百餘萬。余之來美。固賴此君爲東道主人。不然獨身遠游。四無憑藉。余寧有此豪膽哉。

周生得電立趁火車來相見之下。各道契闊。周叩我來意。余自揣資金無多。不能從事商業。以余農人。作苦已慣。則工業或足以託余身。乃具以告周。且挽其爲我介紹。周謂吾家業鑛有年。所用工人以百數。子盍先爲我董督諸工。從事鑛務。俟此道經驗漸富。而後別爲子謀一獨立之局可乎。余立聽其議。蓋余初到美洲。風土人情。一無所悉。非先求進其智識。決無能展其才力也。晚餐既畢。縱論他事。九時就寢。海行以來。以今夕之睡爲安穩矣。

次早餐畢。周生促余同返可命。余卽收拾行李。算還旅宿之費。匆匆至車站。購票趁車而行。旣到可命。卽乘坐馬車。至周生家。蓋華屋也。旋即謁其太夫人及夫人。並其一妹妹名秀君。年十六。沉靜幽雅。太夫人甚珍惜之。其夫人美洲產也。以嫁周生有年。故亦善操華語。周生之家庭。蓋雍穆無間云。

余書不作日記體。故自到可命後。所有行事。雖亦可紀。今則都從割棄。以省讀者之勞。當亦諸君之所躓矣。余自主周生家。相稔旣久。有如家人。日間治事。入夜則

侍太夫人相與談論中國之事。及家園風景。秀君生長美洲。未嘗一返祖國。故尤欲聞之。以爲樂也。凡人未有不愛其所不居之地。而厭其所居者。秀君今日之喜聞祖國。正如我從前之夢想美洲。好奇喜新。殆人類普通之性矣。

可侖徧地皆鑛。其鑛金也。吾國人在此爲鑛工者。其數至夥。周生之鑛。周圍凡百二十里。當時美政府。輒遣鑛師勘驗。咸以金苗不旺。卽採之恐得失不能相償。以故美之資本家。無肯過問。地價大落。周乃出美金五百元。從地主租之。且立合同。在美政府存案。大意謂以後是地若獲佳鑛。在租限十年內。周氏有開採及享受其利益之權。地主不得翻悔。強贖。卽美政府亦不能奪。且須任保護也。在周之意。原非預卜其鑛之必佳。而要。不無萬一之想。而美政府則偏信從前鑛師之言。以爲如此廢地。華人願以重金租之。則又胡靳。遂准立案。此當時事。余得之周生者也。周既有此租地。日挾鋤入山。到處勘驗。繼乃獲得一鑛。隨手掘之。金沙燦然。因大喜。奔告家人。翌日卽招工五十名。從事採掘。今才兩年。積貲已逾百萬矣。

余既承周生之聘。爲之掌工事。自不能不貢忠實於主人。以期稱職。其第一義。則習勤。其餘謹慎公平廉潔。皆凡爲僱主所希望於受僱者之事也。余既抱此宗旨。故每日晨光甫動。卽振衣而起。盥漱既畢。草草一餐。便督諸工赴礦所矣。夫余與周生誼屬朋友。非純然僱傭關係之人。且余固挾有資金而來。茲之所以甘屈於勞役者。特因情形未熟。欲假日月以資經驗耳。若在他入固可自爲寬假。而余則以轉眼當自爲僱主。深不願受吾僱者之溺。職逆想周生。或亦同茲心理。故雖其太夫人以次。時時勸我節勞。終有所不敢。蓋周生家人自是敬我至矣。

美洲工價素貴。以其生活程度高也。美之資本家。恆受工黨之挾制。每年中罷工風潮。必有數起。而華人在美執勞動之業者。索值既賤。而又易制。以故美人恆樂用之。顧美之工黨。以華工奪其生業。銜之甚深。輒肆凌踐。周生既爲鑛主。華工來依者日多。咸謂爲他族作苦日。受他族之排斥。無寧貢其勞於本國人。周生亦憫彼輩無依。一一爲之安置。繼以人數漸多。可命一鑛。殆有人浮於事之患。因又出



資購置附近之廢鑛數所。田畝若干。使若輩自營生活。華工既有獨立生計。美工黨亦少殺其媚嫉。以故人人感戴周生。幾欲奉爲生佛。余旣就任。日與工人相親。所以待遇之者。亦力主寬厚。此等未受教育之人。與其繩以嚴酷之法。使之勤其。所業無寧結以恩信。俾其感奮而常有圖報之思。而後彼此均受其益。此向來資本家所不知。而余與周生則固深信是策之有成效也。

第二章

居美年餘。情形漸熟。蓋余每日於職務之暇。從事調查。並結交美國人。時從而叩問其政治風尚。故雖爲日無多。而美洲之鑛地商情交通物價等事。皆知之甚悉。華人之老於美者。有事恆問計於余。運籌決策。屢中不爽。余旣留意鑛業。經驗日增。則思自覓一鑛。爲致富之計。距可侖三十里。有地名雪痕者。亦產金之所也。地周圍可三百里。有合衆探鑛公司。蓋經營十餘年矣。某日余自可侖鑛地歸寓。突得一郵書。急發而讀之。書曰。

有事奉商。請趁火車至雪痕合衆公司賬房一談。勿卻是幸。

余讀書既竟。心疑之。以雪痕合衆公司賬房。余固與之無素。忽來相邀。果何故乎。繼思彼既有書來約。卽去亦無妨。乃於次早趁車往。至則見有高大洋房接連十餘座。皆公司辦事處也。余張望既久。竟不知其賬房所在。忽有一美人。突前凝視。卽笑靨詢曰。君非陳秉文先生耶。余應曰。是也。君胡知我。其人笑曰。主人語我。今日有一華友見枉。命吾爲導。見君徘徊於此。因料必陳秉文先生也。言次。卽出手相握。並導余前行。歷數室始至。停步而指曰。此卽合衆公司賬房矣。君有名片乎。余探懷取片授之。美人匆匆入。少頃復出而肅我。因隨之前進。見其室甚廣。四周皆玻璃門。中置長案。案上纍纍皆簿冊也。旁坐一老者。年約六十許。鬚髮盡白矣。見余入。略起爲禮。旋命余坐。笑謂余曰。陳秉文先生。君來吾美幾年矣。余曰。才年半耳。老者曰。余名葛脫蘭。此間公司之經理人也。吾公司之鑛頗富。所用華工至多。顧吾美工黨與華工甚不睦。屢有衝突之事。公司以華工勤勉耐勞苦。而又易

制。極。不。滿。於。美。工。黨。之。舉。動。然。欲。使。二。族。相。安。百。思。不。得。其。計。不。得。已。乃。辭。退。美。工。專。用。華。人。此。雖。修。怨。於。美。人。但。公。司。爲。自。保。利。益。計。亦。無。暇。顧。及。同。種。陳。秉。文。先。生。君。幸。勿。哂。須。知。資。本。家。之。思。想。固。與。政。府。不。同。蓋。資。本。家。志。在。營。業。只。求。有。利。吾。業。者。他。非。所。計。也。今。吾。鑛。之。工。全。係。華。人。但。人。種。不。同。習。慣。性。情。均。難。一。致。非。另。聘。一。精。幹。公。正。之。華。人。以。董。督。之。恐。此。輩。工。人。將。來。或。有。因。情。意。之。不。能。相。通。致。起。衝。突。未。始。非。吾。業。之。障。礙。側。聞。君。在。可。命。管。理。工。人。頗。得。衆。歡。故。公。司。決。議。欲。以。總。管。鑛。工。之。職。託。之。執。事。月。致。薪。俸。百。金。元。君。若。欲。以。薪。俸。所。得。購。公。司。股。票。公。司。尤。爲。歡。迎。以。君。所。居。之。職。至。爲。重。要。大。凡。一。營。業。公。司。其。執。役。之。重。要。者。必。須。使。之。與。公。司。關。係。日。深。而。後。乃。能。忠。於。所。事。若。徒。爲。僱。傭。關。係。則。公。司。痛。癢。休。戚。與。彼。不。甚。相。關。豈。能。深。其。責。備。君。東。方。專。制。國。之。民。也。試。問。專。制。國。之。國。民。其。愛。國。之。熱。心。及。政。治。思。想。之。發。達。何。以。不。足。與。立。憲。國。相。較。則。亦。不。過。立。憲。國。之。民。恆。立。於。股。東。之。地。位。而。專。制。國。之。民。恆。立。於。僱。傭。之。地。位。耳。陳。秉。文。先。生。

君意如何。可以立允吾請乎。余思余之赴美。本以謀致多金。今既有此憑藉。則後此殆有無限之希望。安可愒置。但周生遇我至厚。其太夫人及秀君。又皆厚余者。余又安忍捨之天下。惟受人之惠者。最足以束縛身志。使之步步瞻顧。不得自由。乃今知恩惠之被身。實不啻於天良。加以桎梏。默計茲事。非得周生一家之同情。雖有大利當前。余亦決然捨棄。乃從容答曰。葛脫蘭先生。辱君厚愛。以貴公司中重大之責任。委之余身。余豈不感愧思奮。以報知己。特以余在可命。已有職掌。而主人周生。又善遇余。今乃重利忘義。捨舊謀新。周氏縱不見責。余良心究有未安。卽先生知余此情。亦將輕我。百金雖重。而余之人格。乃輕如羽毛。則又胡貴此多金爲者。故今日余決不能以確實之語奉答。俟歸而謀之周氏。以彼之意向。定余之行止。此外無他法也。葛脫蘭聞余言。點首稱是。卽曰。君言極有至理。執事今日不輕捨周氏。異日亦必不輕捨敝公司。請君歸而妥謀。三日內與我一確答可也。言已。輒以笑靨向余。余卽起與握手。興辭而退。

歸可命後。逕赴鑛所。今日蒞工遲矣。見諸工作苦。仍如常日。心竊喜之。晚歸晤周生。因與談早間赴雪痕事。且出葛脫蘭郵書示之。周生甚喜。謂余曰。君發軔之機。其在此矣。速往應之。勿失機會。此間自君來後。所獲實倍於曩時。吾非願君去我者。顧吾初見君時。不嘗與君約乎。謂俟君經驗漸深。爲子別謀一局。今君既有經驗。且得信用於美人。我正宜力踐前約。且吾鑛諸工。既經足下人人裁以天良。後此當能安業。君可勿慮行矣。勉之。周生語次。見其欣慰之色。因偕余入見太夫人。具述雪痕之事。太夫人亦深喜。且告余曰。吾居美洲三十餘年。從無見我國人能博信仰於彼族者。今子之膺聘。受金雖豐。然吾喜子之能見重於異邦。而光我祖國也。余曰。太夫人勿言此矣。華工僑居外國。外人恆選其狡黠者。爲諸工長。畀以督率之任。此輩依倚權勢。爲虎作倀。其凌踐同胞。更甚於異族。今雪痕合衆公司。卽以虎倀之任畀我。吾苟不倀者。且黜矣。奚光榮之足云。周生太夫人聞余語。默然良久。秀君自內出。周生告之曰。秀妹。汝知陳先生將去吾可命乎。秀君搖首笑。

曰。彼焉能去中國故事。談猶未半。彼焉能去。周生曰。汝謂陳先生之來美。乃專爲汝談中國故事來乎。今雪痕合衆公司之聘書至矣。汝盍一讀之。因出葛脫蘭郵書與之。秀君閱竟。神色大變。不語久之。以目注我。旋又回眸視太夫人言曰。媽媽。今任秉文先生行乎。太夫人曰。吾家深受秉文先生之惠。無以爲報。今雪痕之局。乃秉文先生所賴以發跡也。奈何尼之。秀君默然。但以目視我。若甚望余之變計者。余曰。姑娘。爾殆以余爲趨利忘義乎。果爾者。余必不行。蓋余自到此間。受君家之惠至矣。天下惟受人之惠者。乃自鬻其自由於人。故余今日之行。止悉不能自主。設君家一人以爲不可者。余將立寢。是議。太夫人笑曰。吾家決不以先生此舉爲忘義。蓋自先生來美。吾鑛所獲者。幾倍於昔年。今若沮先生之行。是自蹈忘義之誚矣。但有一事。可命鑛工之德先生。如赤子之依慈母。此後倘能以時見枉。爲我撫循若輩。使之心有所係。則所裨者大矣。不知可見允否。余曰。此爲我應盡義務。吾擬每禮拜來可命一回。爲太夫人巡視鑛事。何如此時。周生秀君皆喜溢顏。

色。促置酒爲余賀。余復爲周生陳鑛務利弊。及撫馭工人之法。語至夜分歸寢。次早仍赴鑛所。督諸工執役如恆時。下午五句鐘。工事旣畢。余乃集工場諸人。具告以余將往雪痕事。工人咸甚驚訝失望。及余告以每禮拜仍來可侖一視。則又大喜。且言陳先生雖去。吾儕仍能奉周氏主人之命。一如陳先生。可勿念也。言已灑淚而別。歸家後。稍稍整飭行裝。視篋中之金。猶燦燦在也。蓋余至可侖一年有半。每月所費。周生給我十金元。盡情揮霍。月猶餘五六金元。故此篋中所蓄實增百金元。度藏旣畢。因發電至雪痕告葛脫蘭。期以明晨至公司視合同底稿。旋得回電。謂底稿已擬就。專待晤商。余乃入白太夫人。告以明早動身之事。

第三章

次晨。周氏合室早起。準備送余之行。工場諸人。亦舉一代表來送。餐罷。余入拜太夫人。次與周生及其夫人爲禮。次及秀君。衆皆失色。余至是幾欲哭失聲。而眼淚竟奪眶而出。續續不能止。秀君乃前而言曰。秉文先生。吾祝君此行吉也。今日家

人送君吾獨不爲繁文因恐汽車輪動牽裂我之肝腸寸寸斷於輪軌之下故無寧不送之爲愈但願先生踐言每禮拜勿忘可命之歸可矣秀君語至是幾不成聲余亦無以爲應祇點首稱諾而已於是乃偕周生同出太夫人及其夫人亦相繼出呼車趣車站時已七句鐘開車時刻已到余匆匆購券上車與周生一握手車輪已動猶見太夫人張其老眼注視無瞬也

既至雪痕余之行李託之車站獨身至合衆公司晤葛脫蘭出合同底稿相示大致無可更改余第聲明周氏鑛務向歸余管理今雖捨彼就此每禮拜仍須過返可命爲之巡視一次聊盡義務葛脫蘭聞余言初甚不悅繼以我持之甚堅乃亦慨然許之遂就合同簽字其上葛脫蘭旋引我周歷各職事之室一一爲我介紹自言明日當引余至鑛所舉行受任之式又命僕人關一精室導余入內並問君之行李至乎余告以寄在車站葛君乃就室中傳電話至車站囑站役運余行李事畢卽匆匆去



合衆公司之鑛業。頗極發達。所役華工計八百五十二人。自余受職後。日與工人相處。工人輒稱頌余之寬厚。且言聞諸可侖之工也。夫以千萬同胞。流落異國。屢遭彼族之虐。今得一同族者爲之管理。其不必甚善。在彼視之。皆如神明之可依矣。故余在雪痕。獲譽較可侖爲隆。以此間固多口也。總理葛脫蘭。初欲賴我助。彼制馭羣衆。繼見華工傾心向我。深恐吾之權力太甚。行將爲工黨之魁。則不利於彼甚矣。乃時時慝我購公司股份票。謂股息五釐。紅利尤厚。若無現銀。余願爲君籌墊。按月於薪俸內及股息紅利二項扣還。余固有積貲者。乃從葛君之言。罄其所蓄。購得股票十紙。每紙五十金元。自是按月購股。積息爲本。愈購愈多。不久又及十紙矣。顧余雖輒購股票。而所以待工人者。一如平時。並不因余身與公司關係日深。而肆虐於勞働之衆。葛脫蘭知其政策失敗。自是益不滿余之行事。而余之禍根。乃伏於此時。

一日。葛脫蘭延余入室。正色語我曰。陳秉文君。君所購我公司之股票幾何矣。余

曰。二十紙也。葛曰。昨日公司決議。不收外國人之股。故擬將君之股本退還。此事當非君所願。然君中國人也。中國邇來拒款風潮最盛。按之報復主義。則公司此舉。猶未爲背理。第未審尊意。何若耳。余曰。是也。余之購股。不過從君之請。爲積聚計耳。非真欲爲是鑛之主人也。公司既以外國人故。見疑於余。並此區區之股而拒之。則余匪特自願退股。且將請於執事解職歸可命矣。葛脫蘭驚曰。歸可命耶。君胡愬爾。至是。公司並無他意。祇以利益所在。不欲外人染指。此雖自利。亦激於愛國之忱。君竟不相諒乎。我勸君第交出股票。勿涉他事。彼此感情。保無障礙。余諾之而退。

次日。余卽檢點所有股票。持付葛脫蘭許。先問葛曰。余之股金。君已備否。葛啓抽屜。檢紙幣一束。曰。備此矣。余乃授以股票之數。旋即受其紙幣而檢之。計美金千元。余到美以來。二年有餘。積賞已有此數。雖不爲合衆公司股東。他日安知不自爲鑛主。遂欣然辭之而出。至鑛所。巡視已畢。卽趁車赴可命。欲以此事告之周生。

既入門。見其僕輩方踉蹌奔走。狀至張皇。余急趨問。一僕泫然告余曰。主人今晨方起。突有一客。至門求見。延入廳事。彼自言乃可命鑛山之舊主人也。聞鑛已獲利。意欲備價強贖。主人出契券與之爭執。彼遽出手槍轟擊。奪券而遁。今受傷猶未殊也。據醫生言。恐不可救。余聞僕言未終。即飛奔入內。適見秀君哭於門次。彼見我至。乃大哭曰。秉文君。吾家難至矣。阿兄被刺。氣已垂絕。言已復狂哭不止。余亦不暇應。即突入內室。見周生挺臥牀上。面色灰敗。氣息僅屬。醫生方施刀欲取出槍子。正捫索未得也。太夫人與夫人亦哭不可仰。余即問太夫人。已報警察否。太夫人言。警察署已往三次。促其查緝兇手。並請來驗。今猶未至。奈何。余思此時周生身命。已付醫生。余在此亦無用。不如赴警察署一行。即返身出外。直奔警察署。中途見一巡警。帶刀徐徐而來。因具告之。巡警頻領其首。似已知者。余問兇手緝否。曰。已派探偵其蹤矣。想數句鐘內。當可就擒。余問巡警。是否到周家勘驗。彼答曰。然。余乃導之至寓。先至花廳。指以行兇之所。然後帶之入內室。方至門。與醫者

相值言已不救。余不禁大哭。室內諸人見醫者對余密語。又見余哭。知不可爲。太夫人卽一慟暈絕。此時忙亂已極。非筆墨所能形容。巡警叩醫生以子中何處。醫言適入肺部。盡百計取之不能出。大約尙有四五時可延。語罷歎息不止。此時醫生去矣。巡警乃出其短冊。略記數語。亦匆匆行。余乃入室寬慰太夫人。告以巡警言。兇手當於數點鐘內就緝。太夫人且哭且喘。目頻視牀上。余思患者此時尙有知覺。不宜令家人聚哭其旁。俾增其苦。乃扶太夫人入別室。囑夫人伴之。勿使再暈。時秀君正立牀沿。凝視其兄。淚落如綆。余以手止之。乃呼曰。周君。爾知爾至愛之友陳秉文在此乎。語已見其目微動。似已知旨。余復告之曰。周君乎。兇手就擒。當在此數句鐘內。君之仇終可復也。周聞言。目又微轉。余旋又語之曰。君今長眠無所苦矣。君之家族及財產。余誓以力保全之。言已不禁欷歔而泣。周生目忽大啓。向余微笑而逝。

周生既逝。其家人之悲慟。余亦不忍再述。周之夫人。二年前曾生一男。五月而夭。

故此時未有子嗣。計周遺產共值美金三百萬元。悉儲紐約銀行。此時諸事麻起。皆將待理於余。蓋料理周生之喪爲一事。控告兇手爲一事。既控兇手連及契券之事。則控爭鑛業。又爲一事。三百萬元之財產如何處理。又爲一事。自計周家不幸。遭此厄運。余設不爲經紀。則又胡以對亡友。矧其垂死之際。猶聞余之誓言。豈容欺我死友。乃發電至雪痕。向葛脫蘭請假兩禮拜。一面爲之料理喪事。美俗死人例不停棺於家。故大殮既畢。卽覓地爲之藁葬。因太夫人與秀君皆欲舉柩歸葬中國也。葬事既已。余卽至警署探消息。據云兇手昨夕已乘火車逃赴中美。本早得特派探員回電。謂此間四索莫得。想非往南美。卽乘船赴歐洲矣。余告以兇手不獲。不特死者之仇未報。卽鑛地契券亦難任其遺失。使外國人之財產有危險之慮。以爲美廷羞。警長聞余言。爲之動色。余又諄囑其從速查緝。有信請至周府見告。當卽來爲原告代表。語畢而出。便道至律師高德許。擬與商訟事。高已從報紙具悉此事之首尾。余卽舉周生家族之內容及其財產處置之法。一

一語之。高德爲是間有名律師。余到美後。卽與之稔。其人蓋君子也。據高之意。以兇手在逃。契券紛失。莫如先向警署報明此事。要求補給證券。以圖安全死者之遺產。而後徐爲緝兇。余極韙其論。次日卽請高德書狀。呈之警署。

第四章

警署得狀。立命余往。卽謂余曰。券在兇手處。兇手未緝。贖產誠不能無危。君可向農部聲明。請其補給證券。余領命出。後至高德處。具以警長之言告之。高德喜曰。周氏之贖。可永保矣。蓋必兇手一時無可追緝。故警署方容吾請。顧彼兇手亦愚甚矣。意在贖產。而先殺人。自陷於罪。然則奪此契券。又奚爲者。設兇手永永畏罪。逃往外國。此產永永歸周氏矣。彼人欲違約而贖產。適使周氏變租借爲永續。占之業。斯亦可異矣。余遂託高德爲向農部領取證券。匆匆遽歸。白之太夫人。太夫人泣曰。今贖雖可保。而仇終難復。謂吾兒何。且余今日意殊不在贖也。蓋余老矣。以目前家產計之。已有三百萬金元。吾兒未有子嗣。余家母女婆媳。擁此三百

萬金已嫌其贅。安能更從事於鑛業。余意必及余在此間。親見兇手之伏法。大仇既報。我等挾櫬遄返中國。詎非良計。余曰。此計固善。今且以控追兇手爲第一義。餘皆易圖。語已而出。

明日。雪痕有一電來。蓋葛脫蘭所發者。電云。有要事。卽回一商。不及他語。余入白太夫人。謂暫歸雪痕。當卽趁車而返。蓋余固有兩禮拜假期也。既晤葛。彼卽殷勤問周生被刺事。深致惋歎。因叩余曰。周氏之鑛。今將屬之誰人。余曰。農部已補給證券矣。此鑛仍爲周氏有也。葛曰。我有一言。陳之於君。不審能見允否。余問何事。葛曰。周氏此鑛。前以五百金元得之。今其人已死。家餘三數婦女。安能爲此鑛主人。今本公司願出千金向周氏轉租此鑛。後此兇手果緝。期限屆滿。公司與之交涉。周氏可無問也。君意如何。余思太夫人昨言不願從事鑛業。此議不已。深合太夫人意乎。乃曰。此事容商之。周氏太夫人。以余非鑛主。不能置可否也。葛曰。君卽往商。此間儲金以待矣。余復告以近日爲周氏經紀要事。暫假兩禮拜事。葛脫蘭

言。但去不妨。余乃趁晚車而歸。可命。

歸途默計是等事。屬於法律行爲。當先問明律師。方爲安穩。車既抵站。余逕訪高德。告以葛氏之議。高德謂據吾之意。若周氏不欲領是鑛者。則無寧仍以五百金元租與葛脫蘭。惟周從前所租乃廢地。今葛所得者爲佳鑛。且兇手既逸。是鑛限滿。仍無持券來贖之主人。周氏積年經營。竟以此殞其生命。此等報酬。則斷非五百金元所能滿意。吾意租鑛五百金元爲一事。索報酬爲一事。如此契約明白。將來不至有別項膠轕。君意如何。余謂此策甚妥。請以商之太夫人。乃急返周寓。晤太夫人。首述葛脫蘭之議。繼舉高德之畫策。陳之。太夫人言。吾意不欲再以多金爲累。祇照原價轉租與葛脫蘭可也。吾兒身殉此鑛。吾又胡肯以彼生命。易人數百金元之報酬。從余所計。較之高德尙較爲直捷。余聞太夫人語。深服其度量遠大。計慮周密。乃贊是議。翌日逕往雪痕。具以太夫人之言。覆葛脫蘭。葛大喜過望。乃曰。公司本備此數。脫周氏只取其半者。則以半爲君酬。余正色卻之曰。葛脫



蘭先生。余固不以貨朋友之產。而得貲爲生者。請君勿更語此。實告君。律師爲我  
 言。租鑛祇取原價。而分外報酬。卻非五百金元。可圖滿意。特太夫人不願以其愛  
 子之身分。向外國人。易金錢耳。我之贊成其議。蓋重周氏也。非爲君也。葛脫蘭聞  
 余言。深致歉仄。囑余明日在周寓相候。渠當至。可命交接此事。  
 高德昨爲余言。鑛租葛氏。仍須向農部存案。則此事關係既脫。可以一意控緝兇  
 手。余乃重造其門。且告以太夫人不欲索報酬。祇以原價租與葛氏。高德亦深歎  
 服。余乃約高明日至周寓。助余料理此事。高諾之。翌日。葛脫蘭果挾金而來。高德  
 律師卽出農部補給證券與之。閱畢。高謂周氏此鑛。已稟明農部。自願割棄。歸君  
 接租。限滿之後。原主如不來贖。由政府備價。向君贖還。歸公家管業。周氏毫不過  
 問。因彼等婦女。擬待兇手伏法之後。遄歸本國也。故今之契約。卽可準此意而立  
 言。葛亦稱善。契約既立。當由葛氏付余五百金元。且請太夫人及周夫人簽字。另  
 付收條。交涉既妥。葛卽約我同赴鑛所。視察一周。並點交種種要件而去。

兇手竟不可得。太夫人日夜涕泣不食。周夫人既痛其夫。又傷無子。因而尋死者屢矣。余在此兩禮拜內。日必三造警署探問。冀兇手一旦就獲。可以稍殺其母女。婆媳之悲。無何而余之假期滿矣。余受僱於人。不能久曠職守。乃入白太夫人。暫歸雪痕。並語秀君。善爲寬慰。家中脫有事故。可以電告。當立至也。復至高德律師許。託其就近照料。遂匆匆歸。葛脫蘭見余至甚喜。卽曰。秉文先生。可命案結乎。兇手獲未。余曰。未也。葛曰。前日公司失竊。余亦遣一金錶。不知君室中有貴重之品藏乎。余聞言大驚。急奔入余室。啓篋而視。則所有退回股款千金之紙幣。及近月所入薪俸。全歸烏有。嗟夫。以余鬻產所得之金。浮太平洋挾之來美。重以兩年來之勤劬所積蓄者。乃竟齎盜。余此時之失望可知矣。因出告葛氏。葛貌甚驚詫。而有暇豫之情。余心乃大疑。因問葛君已往警署報失乎。曰。然。今更須往。爲君聲明失此鉅金也。余乃偕葛同至警署。警長卽派人隨余至公司勘察。據云。竊物當非外盜。以四周並無盜跡可尋。乃問葛脫蘭。此間僕隸。有可疑之人否。葛言無之。警

吏亦深詫茲事之可怪。尤爲嚴探。斯時余甚惶遽。且疑盜。余金者。卽葛氏所爲。因彼邇來頗不滿我。卽以前日却賄一事。余言固出於至誠。然亦未免過直矣。逾二日。余復造警署問訊。仍無消息。懊喪而返。旣悲亡友。復悵失金。故比日精神頓覺頹茶。

余雖遭此不幸。顧仍然合衆公司工務總管也。每晨赴鑛督工。不稍曠其職守。一日余欲赴可侖。向葛脫蘭處請假。葛意殊不欲。以我不忠所職。余謂之曰。葛君。余之赴可侖。不自今日始矣。方訂立合同時。余卽聲明每禮拜須赴可侖一次。君蓋親聆余言。而加以首肯者。矧今者周氏遭禍。彼家三數婦女。固事事賴我主持。吾又烏能棄之不顧。葛曰。君前日之約。專爲周氏之鑛務。今鑛已屬我。在理此約宜消。余忿然曰。葛君謂消滅前約之一部乎。余意君旣不嫌我者。則無寧將全約取消之。任余返可侖可也。葛聆余語。不覺失色。旋笑謂曰。君何必拘執如是。君旣欲赴可侖。第言之可矣。余非能制君自由者。余乃辭之而出。

既赴可命。卽先至警署。探兇手消息。仍無頭緒。乃便道過高德許。入門則見高德之子。迎謂余曰。余父病甚。狀類中風。據醫言。症頗危險。子且入內。余赴市購藥。卽歸。噫。天下不幸之事。胡竟相迫而集於我也。蓋余之來美。首識高德。凡有與美人交涉之事。無一不就商於此君。矧近日周氏之案。及余失金之事。正待高之畫策。奈何竟罹此患。乃推扉直入。則見高仰臥牀上。眼珠時時流轉。狀若甚苦者。余方欲有言。見高神色忽變。汗下如注。少須而逝。是時其子方攜藥歸。見父已死。便擲藥大慟。高固早喪其婦。家居只有父子二人。且其境遇頗窘。余卽出金幣百元授之。俾助喪費。且允告之周氏。量助若干。此時余極失望。乃出高德之門。直趨周氏寓所。爲太夫人述高德暴卒事。合家惋悼。又以余言。出三百金。遣僕送交高德之子。俾爲喪葬之費。

第五章

太夫人於高德之死。至爲寒心。以爲單身在美。四無與援。則此三百萬之財產。且

夕或落人手。且秀君年已及笄。周氏血脈。祇有此女。設有人瞰其姿色。窺我財產。祇此母女孤孀。生命亦恐難保。不如早作歸計。乃與余謀。將紐約銀行存款領回。顧款項既鉅。銀行之例。當先六月通知。以便預備。且此款非周家屬。他人固不能代領也。太夫人告余。謂將於此數日內。親至銀行。告以提取存款之事。余亦贊之。且思六月之內。兇手亦必成擒。仇既伏法。則周生之事已了。正好作歸計矣。因從容語太夫人。以余失金之事。合家大驚。秀君笑曰。此事在我。却並不爲怪。蓋吾以爲秉文先生之失金。乃爲我家而起。吾家財產之半。固賴秉文君而得者。在理宜有以酬之。今卽不酬。則此區區千數百金元。自應取償於我。無論法律道德。皆以立償。此款爲有合。太夫人曰。兒言正與我合。惟我意猶有進於此。是時姑不欲明言之。因語余曰。秉文先生。爾能辭去雪痕之職。與我輩同歸乎。余曰。吾亦甚願。且待余追還失金之後。議之。因余初意以美之文明。其法律必能保護外國人。且以爲吾國之領事公使。亦必力任保護僑民之責。今觀周生之事。與合衆公司之所

以遇我者。不能不爲之寒心。蓋公理。件強權。而生世界。未曾大。同人道。主義終鄰。於虛想。則曷若。遄返祖國。別謀安身之業。卽受壓於政府。亦不失爲忠良國民。較之枉死異域。徒貽人笑者。不猶愈乎。言罷。相與歎息久之。

次日。余仍返雪痕。葛脫蘭迎余而笑曰。君眞佳運哉。余曰。賊已得乎。葛曰。非也。距此間六十里。有山名翰山者。亦公司產業。近有人勘其地。謂其鑛苗之富。過於雪痕。惟地僻鮮居人。鑛師皆裹足。今公司決議。請君董其役。採鑛所得。當提三成爲酬貲。月俸三百金元。秉文君。君之來美。非欲求富乎。吾謂致富之易。未有逾此局者。若夫君之所失。不過千餘金元。苟日內警署不能緝賊。公司當備款償君。此亦昨日所決議也。余聞葛言。不禁大喜過望。以爲前此種種之疑。皆不當於事實。公司既允償。吾之失金已足。徵其公道。矧是鑛果佳。致富卽在旦夕。天下牢騷憤激之語。皆自不得志者發之。以今日之消息。則覺歸國之計。未免太左。嗟夫。昨今相隔。祇一日耳。而余思想之變遷。乃至於是。

余今乃置失金之事不問矣。此時所最着意者。卽履勘翰山之鑛。是否果佳。蓋吾之行止去就。皆將於是乎。卜葛脫蘭似知吾意者。乃曰。明晨六句鐘。吾與君同乘馬車往勘。彼處有大屋一所。乃五十年前吾美貴族彌尼司子爵之別邸。嗣以家業中落。鬻於公司。今卽以是屋爲君住宅矣。余聞其言。愈思愈樂。其樂乃至於無極。

翌日。余與葛脫蘭以馬車往。山徑屈曲。車行顛播殊甚。逾午乃抵翰山。遙見山巔高樓一座。樓頂幾入雲際。葛脫蘭指而告曰。此卽彌尼司子爵舊邸也。秉文君。吾輩日逐逐於利。其最後之希望。寧非建大廈而居。如彌尼司曩日之氣概耶。余聞葛言。不禁大有所感。蓋葛祇知逐利爲夏屋渠渠之主人。而不知彌尼司此邸之不久屬人。卽當頭之棒喝也。余念至此。覺昨日滿腔熱望。一時都冷。

馬車至山下止。余與葛脫蘭相將下車。循山徑而上。見是屋全係石造。氣勢頗極壯偉。入門則有大草場。廣可三畝。歷階而上。有三層高樓一座。四圍砌以紅磚。再

進則爲東院五間。偏東有池一口。四圍皆石欄。中架一橋。橋以外猶有數座樓屋。遠望見樓頭簾幙四垂。百葉窗皆緊閉。知荒無人居久矣。葛脫蘭導余回至東院。呼僕從啓鑰。一僕應聲至。視之則非洲黑人也。既啓室。陳設粗具。葛氏囑余少坐。且云。吾將命是間鑛務經理人來與君相見。以便接洽。言已匆匆去。

葛氏既出。余坐待久之不至。時腹中漸餓。輒作雷鳴不止。出錶視之。已三句鐘矣。余不能耐。起行至門。意欲往尋葛脫蘭。而門外黑人蹲踞地上。見余將出。遽前止余。力絕。余身幾爲所翻。余此時不覺大詫。意此黑人不許吾前。殆近於監守。葛氏於我。果挾有他意乎。因退入室。思索久之。此時腹餓愈甚。益以疑慮四起。從窗間瞭望室外。樹木繁蔚。受風而搖。覺陰森之氣。直撲入室。毛髮爲戴。

此時四句鐘矣。葛猶未至。余乃就榻上稍憩。意將少寧。余神乃因饑餓過甚。偶一閉目。便爾入睡。睡夢中。但聞革履聲。自遠而近。直至榻前。余乃驚覺。見一壯漢。貌至獍惡。鬚髯戟張。指余而言曰。汝卽陳秉文乎。余曰。是也。因問曰。君殆此間鑛地



經理歟。其人曰。然。吾爲梅玉。茲以葛脫蘭之命。致意於汝。渠歸雪痕矣。囑汝且住。是間一切舉動。歸我約束。苟非吾之命令。切勿妄有行動。蓋此間之獐犬及黑人。均非有情於汝者。汝若自惜性命。則以此東院之室。供爾小隱。爲計亦良得也。余聞其語。莫審禍之所由來。不禁欲哭。繼思哭乃示弱。且極無聊。遂自壯其膽。而問曰。我果何罪。葛脫蘭顧禁我於是耶。梅玉搖首連聲曰。吾胡從知爾之罪。吾胡從知葛脫蘭之命意。第知管領一支。那人之自由耳。言已。向余作乾笑。揚長而去。彼人既去。余此時失望與悲憤之狀。今亦無從描寫。顧萬事均可暫置。而眼前饑腸。鞭轡實吾所急。解決之問題。憶孟子有言。救死不贍。奚暇治禮義。余則以爲。人至饑餓。已甚。豈惟禮義不暇治。卽盜賊之事。亦當於一飽之後。乃能從事於穿窬。因步至門前。呼蹲地黑人。向之索飯。渠言須至七下鐘。余又出錶視之。則五點四十分也。距晚餐尙有一時許。祇得忍耐。乃借此餘暇。更研究葛脫蘭梏我之用意。與可侖周氏之家族。又聯想高德之死。及余日前之失金。周生之兇手。覺種種

悲慘冤抑。蝟集胸臆。佛氏之說。謂境由心造。余獨以爲心固能造境矣。而境亦能造心。不然。胡以朝暮之頃。余之境地。變遷而余心之哀樂。亦隨之而互易。自余至此東院。不及十數分鐘。余境乃大異於前。而余心乃由至暢而至於恐怖。憤懣不可思議。是此十數分鐘所見之境。因也。余之恐怖。憤懣而至。不可思議。果也。余既恐怖。憤懣。不可思議。則余目之所見。余耳之所聞。余腦中之所感觸。因而愈恐怖。憤懣。不可思議。是前之恐怖。憤懣。不可思議。因也。而後之恐怖。憤懣。不可思議。則又果矣。前者以境造心。後者復以心造境。因果互生。循環莫息。嗟夫。諸君。余非好爲玄談。世有與余同此境地之人。當知茲論之非謬矣。

第六章

時至七句鐘。見一黑人。手託一盤。後隨一狗。狗高可三尺。獯惡之狀。令人生怖。行近余室。狗乃先入。見我而嗥。余意余後此之運命。與此狗大有關係。不能不極意撫循之。乃從黑人手中。接受其盤。視之。蓋麵包五片也。余隨問黑人。只此乎。彼不

應而去。狗隨之行。余此時極擬以麵包一片投之。冀與聯絡。繼思飼之未必有濟。而以我此時之飢渴。實非五片麵包可療也。卽此刹那頃之轉念。狗已遠去。乃安坐而嚼。嗟夫。余到美以來。當以此餐爲最適口矣。几上猶有初來時敬客之茶一甌。余亦不嫌其冷。用以送此麵包。俾易入喉。蓋以此乾燥之物。咀嚼既久。輸送又遲。腸胃中實有迫不及待之勢。

食事既畢。若在恆時。則菓子咖啡雪茄煙。爲餐後所常有。今則不能不變通余之習慣矣。因以手巾自拭其面。起踱室中。以爲運動。此時精神大奮。大可致吾思慮。因思此地深僻。必無救我之人。矧高德既死。周氏婦女更無可望。我之自計。祇有圖遁。冀邀天幸。或得出險。但今初到此。彼人防備必嚴。且黑人與狗亦須設法與之聯絡。俾不梗我。則事始有濟。故第一義宜決定此一禮拜內不逃。第二義乃設法聯絡黑人及狗。然後偵察門路。爲脫身之計。既定策。乃就寢。

晨起。見黑人蹲於地上。乃呼與語。示以極溫和之顏色。彼初猶不甚受。繼見我謙

恭殊甚。因而喜悅。蓋彼輩有生以來。第供白人叱嗾。從未受此噢咻者。故極易於滿意。余乃招之入室。與之共坐。凡諸緊要問題。均不一提。但以種種有趣味之言詞。與之談論。黑人乃大歡悅。余乘間浼彼爲我覓一盂水盥面。並乞熱茶一甌。彼皆欣然諾之。少頃。卽攜至。余竊喜事頗順手。乃與語曰。余在此甚岑寂。難得有友如君者。與共晨夕。君倘不我棄。後此當永永訂爲朋友。可乎。黑人聞言。則又大喜。若被殊寵。少頃。遠見昨晚黑人持麵包來入門。余又以笑鑿向之。室中之人。乃操土音與語良久。意謂我之可親。若爲我介紹於彼者。旋見其人亦笑謂余曰。此麵包得毋少乎。倘不足者。我尙可略增其量。余謝曰。足矣足矣。余又安忍以此食飲瑣事。上煩我友。其人聞言。爲狀至樂。瞥見獐犬復入。向余大嗥。黑人以手止之。犬卽馴伏。余乘機言曰。余性極愛狗。每遇餐時。必節食以飼吾狗。今見此狗。猶吾狗也。語次。執麵包一片投之。狗雖不食。而狀若甚德我者。余因以手拍其項。狗頻搖尾。以示親暱。黑人旋去。狗隨之出。余食畢。復自踱於室中。

自是之後。兩黑人益暱於我。每食捨麵包外。佐以牛肉數片。狗亦不時至門。若甚願納交於我者。余每食必存其牛肉於衣底。伺黑人去時。則出存肉以饗此狗。自計時機已熟。今若過於持重。又恐他變橫生。致有中沮。是夜余招黑人入室。與爲劇談。故延其睡眠時刻。使之疲倦已極。乃令就寢。余既上榻。僞爲熟睡。聞黑人鼾聲大作。乃潛起躡足啓鑰。出外視察。先循小徑東行至池畔。見天上微雲籠月色。至悽淡。園中樹影委地成叢。不時移動。寒風襲面。令人發噤。恍若有人躡我身後。因思先度此橋。一視前面有無出路。行未半。忽有聲起於林下。見一物猛襲於後。余乃大驚。幾欲失足。轉身一視。則日日受我牛肉之狗也。余急以手拍其項。使之勿聲。且攜與偕行。嗟夫。脫非數日來喂養之功。則今夜一隤。不已立畢吾命乎。既過橋。見前面樓屋矗立。蓋卽我初來時所見。以爲荒無居人者。余方前行。欲覓短垣一窺牆外之路。乃一瞭望。見樓窗之上。微露燈光。心竊異之。以爲是間安有居人耶。因躡足上。就窗隙中窺之。見一女子倚壁斜坐。以巾掩面而泣。余方疑訝。

俄見是女。擲巾於几。余視其面。不禁狂駭失聲。諸君乎。君等以爲余所見之女。果誰氏耶。蓋卽周生之妹秀君也。余此時急以手推門。秀君在內聞聲。亦驚駭。意欲奔避。余乃呼之曰。秀君。速開門。我來矣。秀君聞聲。似猶不辨。問曰。汝誰乎。余答曰。吾爲陳秉文。爾速開門。秀君乃奔至門次。立啓其鑰。余入問曰。爾胡至此。爾胡至此。秀君亦駭曰。秉文君。君其爲鬼耶。抑人也。余曰。吾爲葛脫蘭所欺。禁我至是。爾果何從而來。秀君乃以一手按其胸際。閉目良久。乃語曰。秉文先生。余神略定矣。今可爲君述之。蓋自君去。可侖之翌日。吾母卽偕吾嫂氏詣紐約銀行。告以欲提存款之事。銀行司賬者言此款本應於六個月後。方能交還。惟今適有外進之款。數百萬。一時無有用途。如欲早日提款。則可將此移還。惟須貼以六個月之利息。吾母聞而大喜。立允貼息。故三百萬之存款。當日卽行取回。越日報紙載有此事。謂中國人周某被刺。其存款三百萬。已由家屬向紐約銀行取回。聞不日將遣返其祖國云云。吾母因報中揭載此事。深恐風聲外露。或有意外之事。且又不知匯

兌之法。謾藏誨盜。良可寒心。因盼君來商議此事。且擬卽返故國。適葛脫蘭至。云君忽遭危疾。有遺言須晤吾母。母乃以嫂伴行。囑吾在家看視。且言晚車卽歸也。吾母與嫂去後。吾待之至晚。則葛脫蘭又來。云君病已驟減。惟太夫人意欲留雪痕數日。囑彼來邀吾同往一遊。吾固疑其言或未必實。而葛迫我至急。勢當隨行。旣抵埠。卽見有馬車停於道左。葛挽我入車。謂君在醫院。吾母與嫂亦暫憩於院外旅館中。今當逕往其地。不圖爲賊所給。直送余至此。幽閉已二日矣。吾母與嫂未審陷於何地。秉文君。君胡亦至此。得毋亦爲彼人所給耶。余乃歷述前事。語未竟。突聞廊外有革履聲。自遠而至。秀君急搖手曰。葛脫蘭來矣。君可向櫺中暫匿。余乃匆遽入櫺。但聞有人推門直入。問曰。姑娘爾猶未睡耶。秀君泣曰。葛脫蘭先生。吾焉能睡。汝不示吾母與嫂之所處者。吾將自溺於此樓外池水中矣。吾焉能睡。葛曰。此誠易事。吾今且問姑娘。能婚我否。倘吾許者。明日將立送汝母及而嫂來此同居。是間固吾美貴族弼尼司子爵舊邸也。較之君家。不尤壯麗乎。秀君怒

曰。葛君爾言究屬何意。吾華女子訂婚。權操於父母。非若貴國男女。崇尚自由。致多佚於禮教。君若不使我一面吾母。則此等禽獸之行。雖碎身萬段。誓不能從。葛曰。姑娘。汝之所語真耶。秀君曰。吾向不解誑人。君自善誑耳。葛忿然曰。好好語罷。反鑰其門。加鍵而去。余猶聞其革履渡橋而東也。葛去既遠。余啓櫺而出。見秀君泣不可仰。乃慰之曰。姑娘。今後待商之事正多。斷非一泣可了。吾今且問前夜葛脫蘭亦曾至此乎。秀君曰。彼固來也。余曰。彼人亦曾談及我乎。秀君曰。有之。渠云。君已中痧死三日矣。余曰。三百萬之紙幣。在太夫人處乎。曰。然。吾母固取藏於皮篋中。帶來雪痕。今恐已落葛手矣。秉文君。今將用何法拔此難關乎。余聞之。深恨婦女輩不知匯兌之事。乃致以重金隨入盜窟。顧此時亦不暇獨注意於此。因答秀君曰。此事尙得余細爲籌商。惟急切則必無濟。因余今夕能到此間。已費數日之預備。茲時已不早。余且歸寢。明日思得善策。再來奉告。語畢。乃啓窗徧瞰。距地恰有數丈。無物緣之而下。因門已反鍵。非越此窗。實無外嚮之路。乃解下簾幙數



幅結成一長條。束其端於百葉窗上。以其餘試垂之。直至地下。乃囑秀君待余繩下。當急收此幙。張掛如恆。因別之而出。既至地。卽匆匆渡橋。回首猶見秀君以手收簾幙。徐徐上也。將至東院。見狗橫臥門側。余亦不欲再驚之。恐其萬一發聲。爲黑人所覺。吾事又將立敗。

第七章

余既歸室。乃悉心籌度此事。先念葛脫蘭之陷我。殆非有別意。特欲圖周氏之產耳。顧周氏一家幽閉於此。其家中之僕隸。固明明知其主人之失蹤。與葛脫蘭乃至有關係。倘報之警署。必來雪痕查問。葛謀且將立敗。吾今苟欲救彼三人。則惟有先自脫身。逃至雪痕。將此事訴之警署。則周氏生命財產。或可立得安全。顧此間距雪痕六十里。步行非半日不得達。且白晝衆目睽睽。不容吾行。入夜則路徑不熟。尤難冥行而達。抑葛所屬意者。三百萬之紙幣。與秀君耳。今如能先查得太夫人所幽之室。問其紙幣已否被劫。若猶未也。則請先以紙幣付我。然後再挾秀

君與之俱逃。葛既失其屬意之物。則必無危害於太夫人及周生夫人之心。待我出險之後。再同警吏來援。此一着也。若其紙幣業已被劫。則我或轉而偷取其紙幣。或與秀君先行。且偷幣之法。亦難實行。蓋必搜及全院。方能得其藏放之所。設爲彼所遇。又將奈何。日來黑人。與我親厚。此人究堪爲吾用否。若以密謀見告。彼幸見允相助。則諸事可不費力。萬一反覆。其危不且立至乎。凡諸所念。實不審其何道之從。因念明日尙有一日之暇。容我思索。此時無寧先睡。俾得稍蓄精神。以求吾謀之臻於完密。凡人欲建一謀。非有暇豫之時間。從容之思索。必難期其不蹈於疏忽。余非好爲整暇者。第以關係至鉅。故不能不稍持重耳。因暫置此事。反身就寢。

次日。侵晨醒起。復將昨夜所籌度。反覆尋思。乃以探刺太夫人幽室。爲第一着。而求助黑人之策。終以爲險。遂擯不用。是日甚盼太陽早落。便我行事。計余幽此四日。無日不覺其苦。獨至今日。則靡特無苦。轉若有無盡之樂者。蓋人類之所以忍。

其艱辛耐其恥辱而猶逐逐未已者皆希望驅之也。天下惟希望真絕者乃出於厭世自殺之途。苟其人於世猶有一線之希望者咸不肯輕易自餒。彼乞食之兒待決之囚在我視之可以自殺速死矣。而彼則仍存萬一希望於胸中。故非至於最後之境仍能強自寬慰。矧余者今夕若得見太夫人或取其紙幣與秀君出險。明日警吏立縛葛脫蘭匪特周家諸人生命財產。一旦可獲安全。即余所失之一千數百金元亦將完璧而返。轉眼數日見葛氏與周生兇手之伏法。余乃偕周氏之族乘船渡太平洋而歸。斯又何等之希望乎。涉想至此覺窗前景物一一呈其明媚幽秀。非復昨日之慘怛傷神者矣。

是夜復引黑人入室劇談不輟。久之渠又思睡。余亦不欲強留。因是夜或費搜索時間也。余假寐榻上。默計黑人睡熟乃復潛起。躡足出外。轉而西向。因池外樓屋既爲秀君所居。則太夫人必不置於彼處也。行未數武。見前面有燈光閃灼而至。余急匿身樹後。榦小不足遮蔽。又蛇行伏於草叢中。見一黑影偉漢。手提皮篋。躡

行至樹下。周視久之。又返身而去。余擬視其行遠。然後徐步其後。乃方欲舉步。而燈光又迎面而來矣。余俯伏如前。以覘其異。見此偉漢。手挾一鋤。步至樹下。以燈置地。又置其篋。乃揮鋤掘土。掘罷。倒其鋤柄。入土量之。深可三尺。因置篋於裏。繼以鋤撥土入穴。填之使平。又四周張望。良久始去。此樹下。卽余頃間欲匿其身者。而草叢距此樹猶不及五尺。此時狗若隨來。必能發現。此草間偷活之客。而余命立畢矣。彼人狀似梅玉。殆受葛脫蘭之囑。而掩埋此三百萬紙幣者。余意渠以紙幣埋此。必其日來事已敗露。可侖警吏。行將追蹤至矣。顧紙幣旣埋。而所幽之人。彼亦必設法或殺或徙。方可掩跡。思至此。不覺毛戴。計此時往尋太夫人。於大局未有所裨。不如先發此紙幣之塚。後告秀君。與之偕遁。大凡理想多與事實不符。以余初意。欲探太夫人之蹤跡。向之索幣。豈圖此幣。乃邂逅於深夜之林間耶。計旣定。因出叢草。行至樹下。以手捧土。幸彼新掘。故甚鬆也。少頃探手土中。捫得皮篋。因力提之。置於地上。欲先發篋一視。顧篋堅。急切不可開。遂思先挾赴秀君許。

乃反身向東。且行且視。深恐遇敵。以今夕關係較之。昨宵爲鉅也。旣過橋。望見樓窗燈火。知秀君此時。或正盼我消息。乃拾級而上。輕扣其扉。扉啓。秀君見余大喜。又見余手提皮篋。則詫曰。君胡得此。得毋見我母乎。余曰。未也。此蓋彼人新埋於樹下。而爲我所親見者。因述余本日所定之計畫。及頃間探訪太夫人蹤跡事。問秀君曰。此篋是否存紙幣者。秀君曰。然。余曰。如是則今且不必啓驗。中存何物。其爲紙幣殆無疑矣。秀君曰。此不須開。紙幣共有十束。可從篋面摸索之。因摸而數之。果爲十束。余乃與秀君言。必君家僕從以主人不返。報之警署。風聲緊急。故葛氏乃欲埋此物以滅其跡。且此時吾等所處地位均絕險。無寧與爾先逃。倘得脫險。出報警署。則太夫人及令嫂當立得援。秀君深然余說。旣而遲疑曰。吾母與嫂同困是間。吾奈何先自爲計。余曰。此寧自計。實爲全局計也。蓋我等四人。苟能得脫其一二。則足以證彼之奸謀。否則警吏查問。彼且有辭。吾輩豈非冤死賊手。秀君乃允吾請。因曰。君有防身之器乎。余曰。余來時。方以爲有無盡歡樂。貯於是間。

安能料及如此不幸。故手槍小刀均未帶出。大約仍在雪痕也。秀君曰：吾本日獨行室中，欲覓長繩以備夜縋之用，乃無意中忽得一長劍，蓋藏於木箱中。想爲當時是屋主人所遺物也。今存於衾底。君可攜之以自衛。乃啓其衾，出一劍，霜光爛然，影動四壁，蓋寶物也。余因納劍於匣，佩於腰際。秀君結束亦好，相將啓扉而行。秀君此時身顫不止，齒上下相擊作聲。余以手力持之行。旣循階下，趁月影直達園外，仰視圍牆高丈餘，牆邊有枯樹一株，枝榦槎枿，可履而上。余語秀君少立，身先登樹，俯瞰牆外一片草地，飛螢攢聚其間。余下扶秀君上樹，攀登牆頂，因背負之一躍而下。嗟夫，四日之囚，今乃得脫。顧前路茫茫，不知何向。設彼人追襲而至，又將奈何？第旣出此屋，祇可向前盲進，冀有可達之路。因挾秀君急行，山路崎嶇，自上而下，道中四無人聲。余二人力奔至此，喘汗交集。秀君尤不能支，云當少息。余乃停趾，與之共憩於石上。秀君回望樓屋，泫然而涕，曰：嗟夫，我母與嫂猶困是間，奈何！余急止之，恐空野人聲易於傳遠，或爲邏者所聞，少頃復前。計此時所行

者不及十里之路。即使是道可達雪痕。爲程猶有五十。乃努力奔赴。更行里許。回首瞭望。見山上燈光四五處。直奔而下。余語秀君。賊來襲矣。秀君聞余言。轉面一視。兩足立停。勢將傾跌。此時余心急如火。蓋追者已至山半。此時卽生有四足。猶恐不及。顧乃停步而待縛耶。余不得已。乃以背承秀君。負之力趨。

此時飛步如風。實較初逃時爲尤捷。默想初時。若卽如此。余身不已在三十里外耶。凡人非處於至危極迫之地。位必不肯盡出其能力。如政府然。非危亡一髮之頃。終不肯改良其政治。以爲勵精之謀。然至一旦覺悟。欲圖救亡。則又往往無及。余且行且聽。微聞追者漸近。知遁不得脫矣。乃捨秀君於地。立拔余劍待之。見梅玉手攜一燈追至。余乃扶秀君藏於山石之背。伺梅玉行近。余急奮劍直斫其燈。燈滅。梅玉探手入衣袋。余知其將出手槍也。乃直前抱之。梅玉膂力絕偉。一手按余一手力奪余劍。余此時知力不能勝。則以兩手握劍柄。力劈其身。顧用力過猛。劍乃不中梅玉。而擊於石上。石受劍砉然。火星四濺。照見秀君之面。余急揮其第

二劍而梅玉是時已出手槍。轟然一聲。余但聞有倒於山路者。不審爲己身受槍倒耶。抑梅玉受劍倒耶。驚魂甫定。俯而視之。則知梅玉胸腹已裂。腸已流出。蓋梅玉槍發時。余劍同時亦及其身。秀君乃從石背出曰。君無恙耶。余曰。槍幸未中。今梅玉死矣。方語時。陡見前面一人。持燈繼至。但相距猶在數里之外。余乃扶秀君急奔。秀君是時觀此一陣劇鬪。膽亦稍壯。蓋凡恐怖之事。方其將至。未至之頃。思之至爲可驚。及至身當其境。則反無覺。以險象當前。吾心祇知殺敵。以自衛。此時心坎中。竟無餘地。足容吾怖。非惟不怖。而事後轉增此閱歷。膽爲加壯。秀君此時之健步如飛。卽其驗也。

山徑屈曲多歧。余取其向下者趨之。蓋必先圖下山。而後再圖所趨之向。憶余來時。車行不數里。卽轉入山路。我今倘能趨至平野。則或易於覓援。因鼓勇前進不止。幸是處路極平坦。自上而下。脚力亦不甚費。少頃已及山麓。回視燈光。都已無見。乃趣上大道。秀君知追者已遠。則又立見疲餒。不能前行。余激之曰。今此去無



樹木可以遮蔽。易爲敵眼所及。宜速前趨。余意來時曾經此道。距此不遠。當有人家。秀君聞言。脚力又復增健。途次微聞雞聲出林外。知去村真不遠矣。仰見星斗漸稀。天末若有將曙之色。余意更行兩程。必可見村。且天將向曙。路上應有行人。豈復虞有不測。涉想到此。余步忽鈍。秀君轉先於余。余乃不禁自笑。因奮勇力追秀君之塵。

方踉蹌間。陡見路歧突出一人。要遮而前。余知畢命期近矣。正欲反身。而秀君已仆暈地上。余因秀君既仆。則余逃亦無用。乃復拔劍出鞘。凝視前面之人。蓋葛脫蘭也。余方奮劍。葛已執槍對余而轟。槍聲響處。余已不省人事。仰翻地上矣。少頃。開眼一視。則爲醫院之病室。看護婦醫生。方往來於室中。余思及俄頃之事。心乃大奇。以爲夢耶。抑余遇救而生耶。醫生見余已醒。急止余勿發語。曰。君傷重。切勿聲。君殆欲問中槍時事耶。余且約略告君。蓋自君與周氏家族被囚後。此間報紙已傳此奇聞。余固連日親見之也。日來警吏四出搜尋。而合衆公司。則報其

經理葛脫蘭已遁。此間警吏探悉葛等以翰山爲巢穴。昨夜五鼓結隊上山。正在前進。忽聞槍聲。因尋出葛脫蘭傷君之地。葛遂爲警吏所捕。視君未死。乃以四警吏舁君來院。子中腹部。幸未及腸。今已開刀三處。取出槍子。可無生命之險。但切忌言語。余今已將大概告君矣。余搖首欲言。蓋將問秀君之生死也。醫生甚穎悟。乃又止之曰。尚有一事。未告君者。君同行之女郎。亦由警吏舁入此院。渠並未受傷。祇因暈絕仆地。腦筋微動。至院人猶未蘇。幸余等極力施救。今已蘇醒。惟受驚太過。腦殊不寧。余亦力禁其言語。且將君之傷勢無險情形。一一告之。以安其心。今警吏數十已奔翰山。大約周氏老夫人及其夫人。不久便能安然出險矣。醫生語至此。卽曰。余之報告。可謂詳盡乎。君如尚有所詢者。余請略一記憶。再爲君述。余乃動其左手。示以三指。醫生笑曰。是也。是也。君殆謂紙幣三百萬耶。余向之微笑。醫生曰。安好如故。警署已代存之矣。余乃閉目寧神。自念大局已定矣。

第八章

余正欲涉想他事。不覺朦朧復睡。蓋重創之後。血流過多。遂至昏弱如是。比醒。已將傍晚。腹中飢甚。看護婦乃持牛奶少許就余。余飲立盡。醫生復推門入。手一報紙。蓋晚報也。因就余榻指之曰。此十分鐘前所發出之新聞紙。余且略述大意。更足以安君之心。蓋自警吏到翰山後。卽於屋內覓獲一黑人。叩以囚人之所。渠乃邀至西院。開一地窖。引至周氏二婦所。警吏卽與二婦俱出。今方集訊於警署。至葛脫蘭之口供如何。明日晨報當可全錄也。余自是喜出望外。以爲天下事之如意。眞無有逾於此時者。回憶昨日此時。吾等四人均爲籠鳥。而余一身尤負有莫大之任。不圖今日此時。竟有如是之好結果。眞天幸哉。繼又念及前夜橋頭之遇狗一險。秀君室內之遇葛脫蘭一險。及昨夜之潛伏叢草。目視梅玉埋金。設爲所見。或狗隨其後。余身爲狗所發見。其險又當如何。中途發見燈光。踉蹌中若追者之已。襲余後。則又危險極矣。迨至梅玉追蹤已及。秀君隱身石背。余劍幾爲所奪。其險尤不可狀。而第一劍又誤中石上。及至再起一劍。而梅玉槍口之火光。適與

我劍光相爲引接。槍聲轟然。中我魂魄。斯又登於險境最高之峯矣。若夫最後一關。陡遇葛脫蘭。秀君仆地。余竟中槍。則險之終局也。計前後兩日。所歷奇險之境。乃至七八。吾恐老於兵間者。且無如是之經驗。彼日本海軍大將東鄉平八郎聞之。不將自愧其閱歷之尙淺耶。思至此。不禁發一大噓。

醫生詔余早寢。且曰。明早有信。余當來告。君第勿問。余領之。醫生旣去。余此時又復昏睡不省。是夜安眠。直如渾醉。至次早八句鐘。乃醒。看護婦復以牛奶進。其量較昨日稍增。余飲後。覺神氣大爽。看護婦又爲余言周家姑娘。今日腦病亦漸愈。頃方讀早報也。少頃醫生來。輕啓余衾。爲余洗患處。覺有微痛。旋敷以藥。復診察余脈。繼視熱度。輒現愉悅之色。謂熱降下一度有半。祇餘半度矣。因叮囑余切勿言語。繼出一晨報。爲余誦之。題曰。謀產案之要聞。下言。

是案起於合衆公司經理人葛脫蘭。先盜其同夥陳秉文藏金一千四百元。越二日。見報載周氏家屬。已將紐約銀行存款三百萬取回。乃設計先囚陳秉文。

於翰山。次騙周氏家族至雪痕。亦囚於翰山彌尼司子爵舊邸。每人分處一室。而獨囚周氏二婦於地窖中。據葛脫蘭自供。不過欲得其財產。並無謀害人命之事。此三百萬紙幣。埋藏地下。不知陳秉文從何得之。乃與周氏女郎秀君同逃。秀君之囚所。亦不審陳秉文從何而知。及其行後。是夜余巡行至秀君許。見其室已空。急返至東院。視陳秉文亦杳。乃與梅玉黑奴四人從山上分路追襲。其後梅玉爲人所刺。余亦不知。余自山上與梅玉分道後。由小徑直奔山麓。以圖遮其下山之路。果遇陳秉文與秀君。見其拔劍直前。余乃出槍擊之。秉文劍從何來。余亦未悉。想梅玉之死。卽係斃於秉文劍下也。云云。今案猶未定。因陳秉文與周秀君尙在醫院。至周氏二婦。同供日前自紐約取銀歸後。卽擬電促陳秉文至可命。與商回國之計。翌日報載存款領回。卽恐風聲外露。或遭不測。乃葛脫蘭適於第三日到寓。言陳秉文得急病。有遺言待余甚急。余乃攜媳同往。不圖被葛誑入地窖。至吾女秀君。與秉文之生死。余並不知。今聞警吏言。已

受傷入醫院矣。余今當立往視之云云。另有一段曰。案葛脫蘭此案。頗與周生命案有關。或云與高德律師之死。亦有關係。現警署特以多人偵探此事。務得其真相云。

余閱至此。乃大觸余之腦筋。因疑刺周生之兇手。亦爲葛脫蘭所使。而律師高德。無故中風。尤爲可疑。蓋高德與周氏之交情。亦葛脫蘭之所知也。正思索間。忽聞門外有婦人相語聲。醫生出而反掩其室門。復立語良久。音細不可辨。余意周氏二婦來視余矣。醫生恐余發言。故不聽入。然余雖未見之心。已大慰。惟念葛脫蘭之爲人。真可謂罪大惡極。設令周生之死。與高德律師之中風。皆其所致。則彼之一命。又烏足以償。以美國之文明。如此人者。當亦亘一洲而無其兩矣。

自是之後。余又將息數日。瘡乃漸就平復。醫生命余起行室中。以運動其血脈。且謂余可以發言無礙。顧余不語數日。轉成習慣。今乃欲發一語。不知應以何語爲先。喉間若有所梗。余因命看護婦往請秀君。有頃秀君至。見余起行室中。大喜而

言曰。秉文君。君乃完好如是耶。殊爲我意料所不及。言次。淚落如縷。余乃慰之曰。姑娘。胡爲傷心。今大險已過矣。余輩今日相見。恍如隔世之人。回念往事。眞足增趣。秀君曰。君中槍仆地之後。幸余早暈。若知其狀。則我當時之慘痛。不知如何。語竟。忽赤其頰。蓋自覺其語稍稍逾出分際。余急亂以他語曰。太夫人與令嫂無恙乎。秀君答曰。吾母日來頻頻到此。欲一視君。輒爲醫生所沮。頃間適返旅館。可命舊僕亦來。云自吾行後。更待二日不歸。至雪痕合衆公司覓之。均言葛脫蘭與君已於先兩日不見矣。僕人大慌。急報警署。前日君中槍後。得警吏之救。而葛脫蘭亦得同時被縛者。皆此僕之功也。余聞秀君之語。乃復感歎不置。以爲天下之事。無論成敗。皆非一二人之力。余獨力冒險逃出六十里之外。幾幾成功矣。顧若無忠僕。早報警署。則方槍聲之發。何人聞而趨救。彼葛脫蘭者。且將挾皮篋三百萬之紙幣。逃往歐洲。余旣腹孕一彈。秀君仆地。或亦不蘇。其老母寡嫂。則將槁死於地窖之下。然則余此時。又豈能以冒險成功。自鳴得意乎。涉想至此。心志立平。乃

問秀君曰：姑娘腦病已全痊復乎？答曰：然。今已如常人矣。因以報中所言周生遇刺。高德中風。皆與葛脫蘭有關係。事語之。秀君深詫。謂此案更離奇矣。是晚八句鐘。看護婦復將晚報入。余與秀君同閱之。見其題曰：犯罪者之自白自殺。下云。

本日午庭。復訊葛脫蘭。據葛自白云：周生之被刺。其兇手即余。蓋余被有假面而往也。意欲於刺周後。圖佔其鑛。先探之於陳秉文。詎知周氏立允轉租。且只索我原價五百金元。蓋兇手即我。人所不知。兇手永不得緝。則此產永歸我有。此余初計佔產之事也。繼聞周氏將歸祖國。欲領銀行存款。余已生心。而陳秉文於余租鑛時。無端邀見一高德律師。高德似與周氏及陳秉文有夙好者。余以彼等外國人易欺。第恐高德助之。乃復被假面潛至其家。以毒藥置於高氏几上一茶壺中。時高將就寢。余意其必飲茶也。二計既遂。余乃設法先誑陳秉文。後誑周氏。二婦一女。至陳秉文之存款。亦係我竊取。諸罪均余一人獨承。梅



玉爲余夥。今已死。不必問。余之所以自白余罪者。因恐得罪上帝過甚。今則無寧忠直言之。冀自懺於萬一。且余固亞美利加人。今無端而誑中國人之財產。又自殘一同胞。吾美人向未有是。今余之罪惡莫洗。故不如早日表暴於世。以見我亞美利加人。雖犯重罪如余者。猶有最後不欺法律之長。亦余所以報効於國家與社會及吾美之歷史也。語罷。以首力觸庭柱。腦漿迸出而死。

余與秀君閱竟。汗爲之下。此時匪特不恨葛脫蘭。且轉歎其臨死磊落之甚也。因語秀君曰。今諸事咸了矣。余等盍先返可命。料理行計乎。乃告醫生。與秀君同往法廷。告以梅玉死事。及余發土取金。秀君開箱得劍諸事。問官以余之殺梅玉也。係按照法律而行。其正當防衛之權。故不問。此案遂結。合衆公司。乃遣人持一千四百金元償余。謂得之於葛脫蘭鐵櫃中也。

余與秀君出法廷。同至旅館。見太夫人及周生夫人。彼咸謂余氣色甚佳。不類被創之人。乃算還旅宿之費。余亦奔回醫院。償其醫金藥資。四人乃重回可命。卽日

得三百萬之款。託匯豐銀行。匯往上海。太夫人乃拍賣其家之所有。得金元三百。攜二僕同乘太古公司輪船。名滿洲者。航太平洋。經日本而至中國。十月初五。船抵申江。余輩登岸。因賃屋居於是間。太夫人乃與余言。欲將秀君許配於我。並分其遺產之半。以爲秀君嫁貲。余未許也。太夫人固叩其故。余曰。魯仲連有言。所貴乎義士者。爲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今苟如此結局。則余前此之捨命冒險。奪紙幣。偕秀君而逃者。皆有所利。而爲之世固不乏仲連其人。余焉能任他笑罵乎。其後秀君卒嫁一青年之學生。蓋有學問而具幹才者。秀君今已生子。將來夫妻幸福。正未可量。太夫人亦健存。周生夫人尤能守禮。家庭氣象甚和雍也。余今猶獨身。以此一千四百金元之母財。年生利子。資我生活。聞人言史記游俠傳甚佳。明日將往購而讀之。